



新
本

大
學
印
行

八

卷
五

四
頁

篆

金

潤

篆

八

變

炎緒丙昌世維盛
氏用明臧謨小琴
本墨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八

戒庵漫筆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少爲諸生坎坷不第年八十餘而卒所作世德堂吟稿名山大川記諸書皆已亡佚惟是編爲其孫如一刊行皆所記聞見雜說詡自號戒庵老人因以爲名書中稱世宗爲今上而又載有萬曆初事蓋隨時綴錄積久成篇非一時所撰集故前後不免於駁文也其閒多誌朝野典故及詩文瑣語而敘次煩猥短於持擇於凡諧謔鄙俗之事兼收並蓄乃流於小說家言惟記蘇軾黃庭堅眞蹟詩句可補本集之亡佚記劉基畫蜀川圖可證圖畫寶鑑之闕漏又如論孟千古本同異則較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爲詳又據三水小牘以證洪邁夷堅志之蹈襲辨兩山墨談所稱蘇軾有妹嫁秦觀誕妄諸條爲沙中金屑耳

先大父戒菴翁歷世八十有八年少游郡校七試場屋繼就南雍一謁選曹旋棄不赴日以典籍自娛卽舊師友有當途者絕不與通閒承下訊勤渠亦往往避卻遇賢有司勸駕第九頓致謝而已惟塵外隱淪清言斐疊辨古今譚稼圃其人也者對之則听然而笑不厭也蚤歲課業必紀己稍稍旁及奇聞異見晚乃紀歲月陰晴里閤人事每於披閱所得目前所傳感愴所至無論篇章繁簡意合興到隨筆簡端自署曰戒菴老人漫筆積成數冊投諸篋中癸巳歲夏五不幸背棄越明年踰小祥父理故篋得世德堂吟稿四冊名山大川記八冊心學摘要一冊獨所謂漫筆者擲久蠹食頗致損缺父呼一曰此汝大父手澤小子其補綴而什襲之逮十有七日陰雨中抽冊翻視髣髴音容不覺泫然見其中條列上搜國家之逸載下收鄉邑之闕聞參訂往籍糾核時事凡可裨於日用兼有資於解頤者多彙萃焉先大父原無意著述故僅僅雜出互見于日課陰晴人事之閒追曩家塾緒論耳之所習尙倍於此

蓋特千百之什一耳況又哀於蠹餘者乎然嘗嚮知鼎不嫌其寡
眾口相似當有嗜者一因檢括要領略為品目標於卷首是又三
月初十鎗下昉也嗟嗟惟躬涉久故四朝之睹記若一瞬惟腹儲
廣故百家之指示如一轍始於蔓衍終極要玄悶為家珍幽懷誰
賞爰命小史分手騰出將公藝林緣不獲同志揚推因循三載輒
發輒止今年秋幸起濂周先生謙光慨然任校勘之勞計帙折衷
釐為八卷遂告成編前後一遵原筆不敢稍有更置竄入茲直識
其顛末云爾時在萬曆丁酉歲仲秋乙酉日家孫如一百拜謹識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江陰李詡原德

御札

江陰侯停封追券在靖難時其裔孫所藏惟太祖高皇帝未定鼎
以前御賜四札在焉此史冊所不載者謹錄之以為世寶札中國
初密旨教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知會即日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
名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
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廝殺你料著不妨便撥將來也
龍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吳指揮如
今賊寇近我境界下營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而缺你則是牢
固守城不妨可戰即戰不可戰等大軍來與他廝殺也 十二日
出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指揮吳國興既是賊兵來近境界邊廂
須要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糧食草料廣有不必便與他戰不必
便望應兵你且守兩箇月日我方來救賊人此行不過則是要解
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何解得我既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

備教他解了圍他若要來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來上面深入
我境我自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兩箇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
意與他戰你不見浙東胡叅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興小
耿指揮也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頭目如何不强似他每
則是牢守親筆出 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差屠千戶報到捷音
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池了當全城軍民盡皆俘獲也 親
筆出 中有省筆
一照原畫

祭廟饅頭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 五千四十
八枚也 江寧上元二縣供麩二十担祭
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駕幸君山

聞父老相傳太祖皇帝曾幸江陰有駐蹕意登君山望氣謂主山
卑客山高遂已之詔少年猶見山有紅牆遺跡在也是時江陰侯
家以鱗魚爲上供蓋江陰之貢鱗始于此主山謂君山客山謂由

里山臨幸爲征石牌朱錠 錠張士誠
之左丞也

梁棟注油

工部修太廟梁棟皆豎立於廠每根頭鑿一竅以滾桐油注之逐
水且牢

鳳陽父老

太祖時鳳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豐沛至太宗遷北京大朝年亦
舉行後漸廢弛府縣督遣近年有至中途逃歸者命嚴其禁至鎖
項批解上京殊失祖宗之意陳學士石亭說

正德儀衛

武宗在南京儀衛有銅鑄人手掌連臂者或人拳者皆柄長二尺
馬上荷之後大白旗有威武二字

輦轂巡更

北京皇城四面巡更諸鋪周流傳警每夜內發大鈴從東華門出
至後宰門收一一交遞盡七十二枚天明矣

官女護領

官女衣皆以紙為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貢

揀花舍人

南京舊制木犀開時造餅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古陰陽地字

乾鑿度云元皇分雖測問隍隗注云古坤鑿度云孕靈坤倓古地字

梁四公

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攜下琛去勰杰上萬越鞮上曠下湍仇督上掌

駕幸顧龍山

金壇城外顧龍山太祖高皇帝時有于高五郎作亂親征曾駐蹕於此今有御製詞刻石碑

罩甲

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閒創自武宗近士夫有服者

瓊花鎮

浮休薛章憲先生曾至南京淳化鎮主人謂曰我每家被江陰人害問其故曰太祖時取張編脩到此墜金死以地方不即救護四十家俱發充軍淳化鎮今多訛為瓊花鎮云編脩乃張藻仲宣也

江陰異魚

弘治三年九月邑之江濱有大魚橫死長十餘丈首沈不可見腹仰而無鱗眾斲割之純膏腥重不可食烹其油點燈未幾復為潮盪去

鎮寺經像

南京雞鳴寺太祖時有金字華嚴經一部沈香觀音一尊長二三寸以金棺銀槨盛之俱遺鎮寺者主僧住持交代則送禮部易封用印不可輒開武宗至南京取去知太祖所畱復歸于寺

念佛刻石

雞鳴寺外石壁一帶嵌石十塊俱刻南無阿彌阿佛云馬皇后幸寺念佛一聲則刻一石

驗月體

先儒言月體本圓受之日光今可驗者予得三事人夜坐月色中身亦黑一也月缺時有暈皆圓二也安南及西域尋斯干城月初已見其半三也

陰陽互藏

絲紙有軟弱而聲甚啞者問其人曰此夏天所造名爲陰紙若冬天造者則有聲因可見陰陽互藏之義先儒言水生燥火生溼曾試觀黏膩之物以水或湯滌之則索然乾爽生燥之謂也乾物火邊煖久則轉潮潤生溼之謂也亦可見陰陽互藏之義

五行生剋

五行相生一順而生隨時不間五行相剋皆間一物此亦自然不

待安排今人論竹云公孫不相見子母不相離亦有此理

禮緯含文嘉

禮緯含文嘉三卷共六十篇天鏡經上篇卷之一自一至十五地鏡經中篇卷之二自十六至三十四人鏡經下篇卷之三自三十五至六十序云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受多言天文災異占驗之說與各史五行志相類

宣德御畫

宣宗皇帝畫五花馬白燕二幅俱親題賜太監袁琦者燕上柳葉飄灑用粉分筋柳幹顛掣學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法此徐尚書晞家物舊大街戴氏收又歸織墩曹氏

天台奇跡

天台山奇迹甚多寺池中有無腸魚無鱗螺螭相傳昔有僧治此二物欲食人見者譏其釋家傷生僧輒放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乖崖論陰陽

太極注中張忠定公語公謂李旼日子知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噤

太玄經噤噤俱去聲無聞見也

木皮代瓦

以木皮代瓦今陝西秦州等處房屋猶然

元宵紙船

宸濠曾因元宵用紙造旱蓮船一隻頭作二獅子口俱銜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青至尾則否徧遊各街問人有曉其意者召來忽遇一秀才見云此甚有意召去問之對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全大喜留宴賞元寶一箇蓋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蚌眼謠

童謠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俱以蜾蠃磨穿貫手指中為戲雖官府嚴刑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

舉逆禍兆

宸濠舉逆日霹靂大震蒼蠅無數集頭上舟行至江中見風不利欲轉問至何地對曰黃石磯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

兩科併取

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以寧藩之亂缺鄉試嘉靖元年壬午科并取一百九十八人

陸墓促織盆

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俗呼母音鄒莫二家曾見雕鏤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家君親見

江陰三勝事

江陰雖不稱劇邑然有三事夙然絕倫者余爲拈出地非帝鄉而有太祖皇帝故人焦千戶高尚如嚴光事見寓圃雜記景泰七年丙子秋榜吳啟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兩榜首皆邑人同學今學前有坊額徐公晞以吏員登八座初授繕工經歷司都事歷工部郎中進兵部右侍郎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初以征雲南功升兵部尚書曾爲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事在國史此三事四方鮮有其一惟合得之益奇

世英異寵

徐世英尚書晞之孫其娶妻乃英宗母孝恭皇后之姊所出少時宮禁相習正統某年追憶勅問知配與徐晞孫傳奉馳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卽今里老戴以接官者諭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他九卿堂上官做科道交章論列聖旨批今後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遂升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

至弘治初始致仕蓋異寵云

妓巧慧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喚眾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以文爲聞也三公曰母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論字體

沈括論書曰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隄則取上齊卸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

神光經

神光經術家妄作之書也無稽之甚

路史

路史宋乾道中廬陵羅泌長原撰多載仙經讖緯茫昧之說

字音

賈胡藏珠都少卿玄敬讀作假而不為古音泛駕之馬陳學士魯南讀作汎而不為播音學其難矣哉

流賊題驛

流賊趙風子就擒經河南題驛云魏國英雄今已休一場心事付東流秦廷無劍誅高鹿漢室何人問丙牛野鳥空嗚千古恨長江難洗百年羞西風吹散窮途客一夜遊魂反故邱

歌童書算奇遇

鎮江楊閣老邃菴家小僕楊芝江陰徐葵亭某所送歌童也武宗臨幸見之問其名改賜為羊脂玉攜至京後發回又有鎮江于鵬書算初字克舉美容儀是時楊令鵬接待武宗見而問其名對曰于鵬賜字曰萬里其圖書文曰天賜萬里二人之遭際何其幸與

銀杏火發

常州府學銀杏西南一株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火發竅中燄燄水不能沃至二十六日而止樹亦無害說者言本府解元之應是科華鑰也

聽松寺

無錫聽松寺為二泉公所得有人揭其門云此日暫為新相地百年還是舊僧居

遊春黃胖詩

白獺髓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腳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以為一朝士姓俞所作又怡顏錄載韓侂胄以冬日遊西湖寘宴南園席間有獻迎春黃胖者命其族子院判賦詩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二詩一也而不同如此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

梳丁屬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
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三公之末路蓋兆于詩矣

靖江漂沒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是夜靖江漂沒萬人崇明并
沿江亦然

國初諱用元字

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
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
熟典故者焉

八歲知畫

元岳柱字止所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腕上
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觀此可以知
畫理矣

論存經議經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上筮存本草
素問以方技存其天平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于戰國之末大戴記之
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
也浚儀王伯厚云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
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
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屑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
乎

大雄黃

安遠侯柳文家有雄黃一塊重五十斤每年五月用金盆架置堂
上過夏乃收沈戒菴說常見云

辨珠法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者僞

腊字

市肆有鷄腊當隻白煮爲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易噬嗑六三噬腊

肉謂獸全體骨而爲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爲腊

文士潤筆

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立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立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與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俗以取人錢爲精神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罷

燒成骰子

南京顧英玉璫知許州時掘地中得燒成骰子一窖約兩三石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歸遺親友蘇州沈辯之與文曾得之

古冢厚蛤殼

青州城北四十餘里豐山下麥地古冢得厚蛤殼俗謂之綿歪尾者蘇人謂之倉四五千枚以錦綺重重間鋪錦皆毀化殼背隨尖闊就臍作嘴二目雙角短長異狀皆爲鳥形以漆畫之每殼中各色畫樹木人物竹籃紛錯如婦人采桑之狀有在樹上者有倚樹下者坐臥行立種種皆備亦有僧擲籃滿地亦有人頂籃樹底餘率俚行男女交感橫斜俯仰上下異態不可具言男間有作回回貌并椎髻者婦人或散髮在後長乳尖足毛竅陰陽之物顯然抱持牽挽一殼多者至十數對正類今之春畫然不知作何用耳沈辯之得百枚回又云冢中他物甚多木梳尚存圓背亦異今製銅器皆商金銀者疑爲三代物然僧不始於三代或是北朝時麗鎮物爲近

倒挂鳥

倒挂鳥大如雀綠色宿則倒挂常置籠中以好香薰之則展毛羽受香畢而飲客至置几案間仍以香引之如前展羽一室芬馥

接腳

武宗夏后居五花宮今上陳皇后立夏后乃退居小二宮而讓之時御史葉鍾監脩江陰辦事吏王實常隨出入見宮殿皆不甚高大中置龍龕朝廷所坐有金交椅又方木墩甚眾問內官所用乃宮人祇候傳班短者以此木立之令齊名接腳

殺邊樂

武宗皇帝深解音律親製殺邊樂南京教坊皆傳習余嘗聞之有笙有笛有鼓歇落吹打聲極洪爽頗類吉利樂

文進不遇

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御園棊時錢塘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裏用不得五爪龍著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發回餘十七人皆得用命也蓋爲謝所軋云蘇州周東村說宣宗又嘗問謝曰還有一戴文進聞畫得好對曰是秀才畫欠精緻是隸家畫也

卒不得進上海陸子淵司業亦云戴曾畫山水進呈宣宗稱善令謝視之謝指擿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豈有穿紅袍釣魚之理遂棄去弗用

畫士二呂

孝宗朝畫士呂紀以翎毛呂文英以人物皆被恩寵紀寧波人文英處州人人呼爲小呂

石鴿石斑魚

浦城有石鴿大如青蛙待客最貴之物龍游謂之石鴨西安有石斑魚生石池冷水味佳甚

江陰人題昭君圖

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工應是漢忠臣此邑人題昭君圖名時忘其姓

北門周烈女

邑北門順化三坊周仲義妻崔氏生女十歲時正德六年許贅鎖

巷曹黼男益益後屢以不才絕婚父母改議他姓女誓不願而止
嘉靖元年五月間曹聞女尚居室忽送禮復尋前盟周輒拒逐擔
盆之夫且訟于官女聞懼貽辱自是茹素禮神母前託疾婉詞令
鬻棺密治衾服凡置靈之所及身後事一一整備六月初三日夜
沐浴更衣書詩二首至別室易新鞋縊死年二十一歲也其詩曰
奴命皆因運不通雙親一念幾時空夜閒得夢能分曉此事須知
不苟同又曰貴家數次欲求姻罰誓堅心拜世尊正直無私未明
事只從一死不須論鄰人周天祥女之從祖言其尊祖周效忠本
江西南昌縣人任福建道廉使降江陰稅課大使洪武二十四年
遂占籍云

李楊二相

聞有爲詩嘲李楊二相者云堪歎涯翁與邃翁兩人皆起自神童
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略同考試賣題涯怎怨選官受賄
邃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箇箇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考功鞅聯

蘇州夏考功愈清介而貧松江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粲在
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氈且喜身安心自樂方構
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飢蓋
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姦盜皆以詩免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知縣聞其能詩以鶴爲題詩曰素身潔
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冤卻我偷魚
釋之又一婦以夫盜牛事犯上縣尹詩云洗面盆爲鏡梳頭水當
油妾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免其罪

端陽競渡圖

元黃振鵬一作震朋賜號孤雲處士繡端陽競渡圖像如白描甚精妙
大德九年作在蘇州張家徐子擴日孤雲與施宜生同時

不落英不落莢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喫不落英曹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英是麩食也四月八日為佛節朝中皆崇尚故有此賜然周正建子釋迦生之四月即今二也月鎮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英云即今之粽子

鹿鶴雌雄

鹿初生鼻邊有缺者是雄鶴初生雄者眼傍別有紅點

南都打春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太祖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為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村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男子生產

蘇州府吳縣九都一圖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晚行曠野兩次聞呼其姓名視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傍如此數次至十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嘉靖四年

正月內肚腹時加攪痛至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巳時產下一包當即暈倒妻沈氏驚異隨將磁瓦劃開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長二寸耳目口鼻俱全鄰婦徐氏看稱怪異即棄撇太湖中浮煦而去里老宋盛等申呈巡按御史朱實昌牌仰縣丞戴珍拘送體勘孔方因病于五月二十日該縣纔申送到府覆審俱同實為災異具本奏聞仍引宋宣和六年都城賣青果男子事以祈修省

江陰鄉賢名宦

延陵季子札 宋兵部侍郎葛公宮雅 宋太常博士葛公子密發

宋太師清孝葛公青思進叔 宋兵部侍郎耿公直之 宋樞密文

定邱公宗密卿 宋寶謨待制胡公叔章 宋右丞相文定葛公邨

輔楚 宋司農卿吳公時文 宋校書趙公達夫 宋知寶慶府胡

公伯遠 南宋處士吳公欣之 元平江路府判宋公仁輔 元

睦州同知李公士龍 元廉訪莊簡陸公仁重 元庸齋先生梁

公直之 元君山先生杜公友開 元時齋先生俞公奕曾 元

空谷先生俞公遠之近 元梧溪先生王公逢元吉 元苔石先生繆

公鑑 元州判張公希尹 編修張公藻仲 司業孫公大雅

鞏昌知府孫公叔誠 大理寺正嚴公志道 宋知軍樓公

崔公本立 宋知軍王公棠 宋知軍趙公彥適 宋知軍顏公仲

宋知軍史公寓之 元州尹張公紹祖 元州尹李公復初

元同知韓公搏 梁縣令司馬公筠 唐縣令趙公和 宋知縣

楊公孝孺 宋知縣林公庚 宋縣丞于公溥 宋縣丞楚公柔

宋縣尉袁公和 宋教授鄭公 宋教授尤公 宋

教授鄭公應申 宋教授郭公庭堅 宋教授史公蒙卿 宋水

軍經制李公寶 元萬戶蒙古公丑 宋教授史公 宋

國吳公楨 國寶賜名 右名宦 已上鄉賢名宦係先高祖考定今

新之諱沐 文鼎諱鉉 御史貢公克仁 諱安甫 大廷尉湯公

史黃公士尚諱正色 司成張公補之諱袞 廩彥張公雲程諱

汝翼公諭德諱文貞 繆公當時諱昌期 御史諱忠毅李公仲達

諱應昇 大參顧公尚實諱言 中丞袁公季友諱一驥 光祿

卿劉公克柔諱乾 武選趙公道隆諱與治 御史史公禹臣諱

賢十七 國博周公 諱修齡 孝廉夏公茂卿諱樹芳 右鄉

塘人 儒士王公 諱子倫南海人 進士周公國用諱斌昌

黎人 舉人王公好德諱秉彝巴縣人 進士謝公安世諱寧惠

安人 進士涂公賓賢諱禎新淦人 進士劉公景瞻諱紘安福人

進士于公文淵諱泮磁州人 進士李公仁甫諱元陽雲南人

進士錢公鳴叔諱錫荊州人 進士金公中石諱柱上虞人

進士王公克濟諱承芳益羌衛人 進士李公文石諱柱上虞人

進士劉公交甫諱守泰麻城人 進士胡公爾濟諱士芳嘉興人

學周武昌人 進士郝公仲與諱敬京山人 進士劉公翼辰諱

士奇東莞人 進士縣令 縣丞李公景儀諱鳳陽曲人 監生

縣丞賀公 子翬諱子徽廬陵人 舉人縣丞俞公 陽曲人 監生

城人 監生 縣丞黃公和之諱霆涪州人 監生 主簿曹公

簿曾公汝煥諱仲文泰和人 監生 縣丞張公簡安遠人 監生

人 貢 已上縣佐 訓導王公宗器諱錫維陽人 監生 儒童崇德

人 教諭張公雨峰諱化原崑山 教諭戴公眉陽諱士傑崑山 舉

錢寧曬衣

武德時錢寧六月六日曬紅綠衣服用裁縫十六人折衣半月曹方湖云

論眉鬚

髮屬心眉屬肝鬚屬腎故風疾多脫眉宦官皆無鬚此理之驗也

獸皮

夜閒穿羔兒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過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貂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形取以爲褥臥之可醒酒蘇州許國用一褥曾求唐子畏畫遂爲所得豹以小而文散者名艾葉文其價尤貴於連錢

邱氏蘭亭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王集一十四刻中江陰邱氏二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敘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強人意模搨

者多弱臨寫者或雜以己意甚者妄意舊本轉相模勒字畫寢瘦遂作一等肥字其波磔乃類今時人書不知晉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於新昌石氏雖不敢望定武舊本而視今所傳爲近故家遺物其有所自來耶淳熙戊申二月五日邱壽儁書上一錢形圖書篆東堂二字下一方圖書篆暨陽邱氏四字按暨陽卽古江陰縣名此帖必邱氏二刻之一也錄之以備參考

牙牌排衙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一乳三子

邑石頭港巡檢任忠陵縣人年五十七歲妻王氏三十五歲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子時一胞產三男

玄妙觀鍾磬

縣西門玄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鍾磬二物鍾一邊有漢編鐘

三字一邊有太清宮三字皆陽文小篆磬碧玉邊上一頭有大晟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陰文古篆按唐明皇天寶爲太清宮祀老子淳化四年修真宗祥符六年行幸宋太宗大晟殿元豐七年始造玉磬謂漢編鐘者如漢之制非漢鑄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此磬應此律耳皆宋物也

京城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電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每箇一一壁立在瓦隴中御史張璠具奏災異錢進入庫

郭戴幼穎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中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遞卷尚早呼前出一對云紙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戴大賓十三中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輩見其少謂曰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做閣老眾戲出一對

云未老思閣老應聲云無才做秀才眾哄然大笑知反爲所傷也

筓篋

大明會典載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卽筓篋也

南京謠

南京謠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武修文只費朝廷糧賞

諾皋記

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三七

循頭還著中人不見晁說非也成式諾皋記序曰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璿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微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皋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周髀算尺

蘇州馬懷德捧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爲之自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爲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尺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算尺也

仙遊祈壽

蒲田林守衷爲父求夢於仙遊九仙以祈壽限時年六十歲夢人持一碗肉謂曰仔細喫此一碗肉再無肉喫了其父聞之曰吾還有十年問何故曰七十者衣帛食肉又曰非肉不飽言再無者止此耳後至七十親家飲酒食桃腸痛驟下無疾而終果七十歲

斑般字韻詩

匏菴吳公寬書體學蘇西涯李公東陽嘗試效其體作斑字般字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攙奪蘇家行市之語于是往復各五首中多警聯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鬢恐斑搨徧吳箋猶送錦搨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斑雲閒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匏菴斑字韻曰硯沼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斑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爛斑馬形始悟當書尾羊鞞無勞強索斑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曰聊以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終能九卻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匏

菴般字曰臨模惡札勞唐紙結構奇材得魯般屢屈漢庭陪絳灌
遠輸齊粟荷姚般廉頗謝罪宜先藺趙軼行軍已殿般聊復據鞍
如馬援不因奪邑愠劓般西涯諸聯已自載于詩話中余特并載
匏菴之作以見二公之競藻于一時者如此云

宋時江陰劉谷

經義所檢討江陰布衣劉谷嘗獻書于朝廷元祐庚午冬有欲中
熙寧大臣者諷村民以田事進狀訟谷事下淮東憲司推治時蘇
子瞻守揚州淮憲內懷觀望谷懼禍見翁書天宇七以示之其文
如此天天天天並列者三而一綴於六字之下谷默領其意乃變
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饒州安仁壻蔣公靜之官所淮憲以聞有
旨治靜匿谷事谷逃三年至紹聖而田事直靜亦會恩乃免此載
徐神翁語錄神翁姓徐名大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沖真坊樂
真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洒掃十數年人無識者止呼
爲徐二翁蔣公之奇號爲神翁

辨姦論族譜亭記

蘇老泉辨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錄話周公謹齊東野語二
書中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錄之爲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
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
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
術獨不喜之屢詆於眾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
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
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
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閒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
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荆公性固簡
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周云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雪上與先子從
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
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

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概見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遂得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聞

清明上河圖

李閣老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云右清明上河圖一卷宋翰林畫史東武張擇端所作上河云者蓋其時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一二分他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略而詳自郊野以及城市山則巍然而

高噴然而卑窪然而空水則澹然而平淵然而深迤然而長引突然而湍激樹則槎然枯鬱然秀翹然而高鬱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官士農賈醫卜僧道胥隸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而馳者負者戴者抱而攜者道而前呵者執斧鋸者操畚鍤者持杯罍者袒而風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轎褰簾以窺者又有以板爲輿無輪箱而陸曳者有牽重舟泝急流極力寸進圓橋匝岸駐足而旁觀皆若交驩助叫百口而同聲者驢羸馬牛橐駝之屬則或馱或載或臥或息或飲或秣或就囊齧草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野之莊寺觀之廬門窗屏障籬壁之制間見而層出店肆所鬻則若酒若饌若香若藥若雜貨百物皆有題扁名氏字畫纖細幾至不可辨識所謂人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筆勢簡勁意態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累歲積不能到其亦可謂難已此

畫當作於宣政以前豐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籤及雙龍小印而畫譜不載金大定閒燕山張著有跋據向氏書畫記謂與西湖爭標圖俱選入神品既歸元祕府至正閒爲裝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售于貴官某氏某守真定主藏者復私鬻之于武林陳彥廉氏陳有急又聞守且歸懼不能守西昌楊準以重價購之而具述其故云爾後又爲靜山周氏所得吾族祖雲陽先生爲跋其後又有藍氏珍玩吳氏家藏諸印皆無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復入京師予始見于大理卿朱文徵家爲賦長句後爲少師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屬續謂雲陽手澤所在治命其孫中書舍人文燦以歸于予嗚呼韓退之畫記其所關繫幾何旋復喪失獨其文奇妙故傳之至今今有圖如此又於予有世澤之重而予之文不足以發之姑撮其要如此

半印勘合戶帖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

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閒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趨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某 府州縣鄉都保附籍 戶計家 口男

子 口成丁 婦女 口大小 事產基田 右戶帖付某

收執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日此帖人罕得見矣余從一處覓來錄之以備典故周圍梅花闌大不滿二尺號數處用部印合同半鈐年月日下空處用全印後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連者三又橫並者三無官吏職銜姓名背後沿邊縣刊一小牽長腔宕

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縣丞傅學
第二行司吏麋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貫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
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向前不在年月處今制科場有題調官名
府縣考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並不及之佐貳按此則以提
調爲通稱矣余邑志弘治時蘭谿黃公傅爲令慨前志簡略極力
蒐討以成之于洪武三年任書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
文德非吳也錢傅麋朱四姓名無一見者邑尚未設主簿黃於典
史下注云初名掌史按此豈掌史之名更在前耶吏宜列于官之
後而此司吏云者抑亦雜流類耶豈當時吏在固典史上耶今不
可考矣嗟嗟據邑志之闕漏尚如此則國史得失譚又何容易也
凡片紙隻字關典故者斷不可輕棄

闍寺騷擾

成化癸卯三月吾邑爲闍寺王敬所擾巨室珍玩自此一空賂足
以饜其欲者始得免多竄跡以避之有故老談及迄今猶令人色

變

東坡公據

附節山谷跋語

蘇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蓋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爲之立公據
以便之公據券也

黃山谷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責方叔當乘之
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說疽

犬怪

金陵姚宣寅齋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縉訓蒙於妻宗徐養素家
月明客中岑寂倚樓閒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至月午抖擻化爲
一道士騰空而去公縉見之驚懼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
回至舊地又拜卻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縉密告養素卽呼羣犬咸
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於靜處養素殺之而絕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邑訓導張用齋庸送知縣饒公免官還鄉序云洪武九年秋八月
有司欽奉詔條凡在官者其族屬有麗於法聽其解職還鄉里江

陰令饒公立德其族屬適於法有相值者於是得白於有司去歸其鄉邑余觀用齋漫稿摘此段以見國初之法云在今則官勢重而民命輕矣

江陰人朱子同年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今題爲朱文公同年錄第一甲第一人王佐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 第四甲第一百六人王訢字亨之小名七斤小字斤斤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蔡 偏侍下

第四兄弟四人

五舉

娶韓氏

曾祖正路

故任比部郎中知濮州贈

金紫光祿大夫祖遵

故任中憲大夫贈正奉大夫

父庶

故任從事郎

本貫江陰軍江陰縣

太監鄉就日里祖爲戶

江令精察

咸通初有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名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歲豐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

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代繕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贖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贖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辯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寘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聚嘯而寇江者按劾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來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

江囚則號呼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辯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卽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書契然後寘之于法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選者天水吏之微者卓魯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探此以廣當朝循吏傳此載宋參寥子高彥休譔闕史中太平廣記作唐闕史天水趙休譔弘作趙和見一百七十二卷精察二

褚先生

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

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閒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倭國春畫

世俗春畫鄙褻之甚有賈人攜倭國春畫求售其圖男女惟遠相注眺近卻以扇掩面略偷眼覷有浴者亦在幃中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絹極細點染亦精工因價高還之

科場貴善運善藏

施彥執北窗炙輟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萃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曰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

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乃與昨日事殊無
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奇甚諸長者
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如何
耳宋蔡條撰鐵圍山叢談云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祕書省
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
以五通爲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
爲之也蓋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
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
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故知場屋要訣全
在善運筆善藏短

胡端敏自贊

仁和胡公世寧自題其像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
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
而有甚于此者輕賤麤疏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

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
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此在南兵部爲主
事時作魏莊渠云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或一篇古文
詞胡端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宜究心焉

梁武帝宋祖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薄冰鏡不安臺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
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讖宋太祖微時田閒見日出乃
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後奄有天下其兆驗矣又
作日出詩曰日頭出來赤搭搭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
盤趕退殘星與曉月後一百八十七年金虜入寇徽欽北狩竟應
其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之讖詩雖詹詹小言其關
休咎係盛衰豈小哉

骨董門對

蘇州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
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俞尚

書士悅住云

鄔駙馬對

鄔駙馬選時吳白樓出一對云御溝冰泮聞流水對曰金谷春深見落花句雖佳而識者知其失偶之兆果三年喪公主嘉靖四年廷舊制封杖責駙馬二十下減奉米八百石說者謂駙馬二百石公主乃八百石云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

狒狒七夕沐髮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為狒狒蠻婦人用酥塗身髮使澤每年七夕盡沐髮于河訖辨妝為髻再不梳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畱搭髮孫皓齋先生漢為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傜傜六月年朝

四川徼外傜傜俗以六月廿三日為年朝是日解牛并作諸肉牲為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燈身或鬚髮衣服俱焚者以為禳一年之災

湯大理恩賚

朝廷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不工綵絲一條五色綫編綵杖二尺許五艾虎二幅紙方尺許俱畫在邑湯大理公沐處見至尊於丙戌夏賜九卿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沐獨多二字一日存敬真書一日處之泰然古文篆書泰作太皆恭穆獻皇帝睿筆

誠意丹青

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為暨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圖為丹陽孫氏所得徐兼山館于孫親見之對余說夫暨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名盛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

張藻仲有題蕭山縣尹尹本中吳越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為蕭山尹者

半黑大珠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孝宗弘治年間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甚大半黑如墨絕然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地分

五歲破題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答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為題父故效其體為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

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臥字煖字

拽石難

乾清宮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為之每間一塊長五丈闊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為五級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石

授書中貴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傲責罰尚二百七八十人甚勞若輕而畱衣者當面行杖重者褫衣露體則發人他處責之每十人或十五人跪彼以次受責陳學士魯南沂云

慶成宴

慶成宴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擎執一盒一從左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啟盒出錦護衣一條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擎盒簪一花於冕左手到如樹甚速下眾朝臣跪上酒三杯畢

起上乃言曰眾官人坐光祿官張幄廷中治具上饌有樂眾隨之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籬上下搖擊名響節以驚鳥糞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廟壇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天地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為屋以覆之其樂辭太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纔快活等語樂器多胡樂皆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樟樹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府州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德興舉人親與者說

殿上金佛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前婺源汪立錫為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監答曰是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真武像皆欲以此收福江西德興舉人程棟與汪有親面聞其語如

此

十可笑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笑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人一可笑一箇皇城兩箇廟二可笑三可笑四可笑四箇主事都擡轎五可笑侍郎打得尚書叫壽頤六可笑翰林院官盡外調七可笑郎中員外改科道八可笑駙馬喚箇現世報謂謝某九可笑十可笑

蟹背字

今上一日見蟹行地問何物內臣以蟹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萼張璉驚問其故轉相追究乃太監崔文所書因知言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

久瘖因怒能言

夷堅志丙云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侵尋八年因筆妄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

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

良齋娶妾同姓

劉文安公杲齋定之父髦永樂戊子科鄉魁號良齋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親友醵金為娶村夫女為妾父不知其亦姓劉也生公兄弟三人寅之湖廣參議又一鄉貢進士俱賢貴後父卒英廟時有奏同姓為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卒以卯田畱得脫此事亦駭人使非卯田畱當何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遇溺水女子號救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壻配之女執意待巾櫛乃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醵金以娶生三子之說不同

瑪瑙石壁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玉永樂時造者高厚異常石是青龍山所取

琵琶聲梅花泡

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八功德水八功德水一清

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在孝陵牆內寺僧於沿牆腳下鑿石作彎曲形引水旋繞而過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崇化寺梅花水發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巖石間相傳水汎起泡沫皆成梅花後為寺僧葬侵地脈今則無矣絳州鼓堆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與琵琶街類

趙松雪印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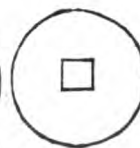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棘油或菜油不拘多少用瓷器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草麻以油一兩為率用七粒去殼用白肉椒隨用明礬為末隨用蜜少許豬牙皂角些少搥熟則麻黑而浮川內則鮮明而不變右件入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油色微黑草麻焦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絹袋濾去渣先取一兩銀硃杵細用油潤過或用細艾或用軟鷲翎或竹屑木屑拌勻硃入勻絹袋縫固了當然後再用曲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乾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使硃盛印色包者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不同

二古錢形

斬鬼大將

面魏口驥

背



大將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吳思橋藏
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文山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名色

寶石金水泥

淡黃

魚膽青

碧綠或云酒普泥

馬踠兒

青者色頗淺淡亦光透偏身多碾細紋如

毛言此非雲南所產工不易為出自外國

宋潘衡墨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二寸一面海水戲

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簇邊上側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衡與東坡

善藥石林避暑錄載其造墨事

雷擊柱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柱到底縫直如綫

虹霓兆元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未入場前家人門首掃街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輒纏繞其足驚脫而去乃宛轉裹入鄰家門內復出須臾進唐家霍然升天一虹霓也應德是年遂中鄉舉己丑春會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之兆

宋銅鍾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浸塘劉宰有二碑記

壘畫雲雷象

禮書言壘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營得一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閒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閒為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壘之飾皆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筆談第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江陰青山古跡

嘉靖九年三月閒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兩三閒房大皆磚發券者若混堂樣底亦鋪磚有麻布花紋人入觀者絡繹暗中點火燭之氣俱觸滅或云尚有石門聞內有聲不敢扣縣官恐惑眾命塞其穴或又云有青瓷器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三方竈大抵青山爲干將鑄劍之所此其跡歟王槐亭來言恨不及親見云

燕巢紙鐙蓋

鍾山江陰侯守墳戶朱龍家前室懸一紙蓮鐙上有篋作寶蓋空環六瓣如梔子花形燕巢正當交紫處虛中亭亭往來度食搖蕩不定比之巢幕尤危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閒

鄭樵食鑑

鄭樵食鑑四卷 調養以救飲食三失 一者腹已餒方進口正美卽止用補胃脘所養沖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 二者喫軟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

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 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廩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也 食養六要 食品無務于殺雜其要在於專簡 食味無務於濃醜其要在於淳和 食料無務於豐贏其要在於從儉 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 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 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要在於飢飽處中 物有形質變異者 如獸有歧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鷄四距之類是也 物有形色變異者 如白鳥玄首烏雞白首白馬青蹠白馬黑頭之類是也 有形色無異其肉變怪者 如落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動之類是也 有皮肉無異腸臟變改者 如肝色青黯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孤之類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反過口而害人者 如鮓魚同灰肉食之殺人羊肉同鱸酪食之害人羊肝得生椒破人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 如鱸

生同酥乳食之變諸蟲鼈肉同莧菜食之還生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蟲猪羊肉以桑楮柴煮食之亦成寸白蟲是也 有犯日辰所禁者 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日不食諸五臟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命所屬肉是也 有犯時月之忌者 如螃蟹八月以前脯脩四月以後麋鹿麋肉四月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

產鬼物

丹陽孫七峰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人趙興妻產一鬼物有雙角眼在額上聲頗怪異口有牙卽能齧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懼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滾湯沃之縛埋園後三層樓下人多往觀猶見露日閃閃移埋後山今其母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擊死一走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正其時也此徐兼山所記

江陰白鸚鵡

余邑太寧鄉善村地方得白鸚鵡詳見于城中徐兼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飛鳥醜翼同翩翩烏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爲瑞自古罕見珍流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疏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至此樹有鸚鵡巢其巔破巢探殼眾鸚鵡墮四黑盡斃遭躓顛一鸚白者幸生致況獨在水如良緣筠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捐眼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閒從弟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絲羽毛觜爪無異色純萃玉質非雕鐫對之三歎美榮遇但願寶愛加拳拳日當七夕方翦舌期效鸚鵡通人言主人此意已不淺采薦有日須朝天君不見貞元昌黎感二鳥出關爲賦徒遷延人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高賢禎祥見世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聖明在上值嘉靖秉筆爲記庚寅年

兩邑雞鵝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雞觜足皮毛純全者佳重數斤能治疾金

壇子鵝擅江南之美飼養有法色白而肥嘗問虞知州逋菴云鵝性好潔稻穀淘淨水渾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市無鬻者士夫之家以此爲待賓上饌

校蘭亭點畫

別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褚本多謬略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連 和字撇不踢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小字不連 稽字旁九字無轉帶 脩字上是又 賢字上又字是捺 至字土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有崇山二字 峻字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豎是點 俯字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豎心不帶 因字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畫帶撇 然字犬無反筆 不字旁縫有僧字 將字點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筆 盡字豎不通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筆 文字上是點晉史逸少

傳無曾字因徐僧權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

天然對偶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畱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直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宜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揉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

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真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於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劉莘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洪容齋謂舊有紅生白熟腳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因觸類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天涯雨久而莫屬劉郁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強對王琪應聲曰似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是面

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石曼卿日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聲曰八千萬戶冠軍侯遼使三光日月星東坡卽對以四詩風雅頌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溼久未有對一日問蔡天啟天啟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荆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荆公以王籍詩中鳥鳴山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東坡嘗手題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北夢瑣言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真誥玉條脫事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予晝寢於子與何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中又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

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巧在殼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多不可枚舉

繼統祭告宗藩

世宗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御奉天殿傳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羣神暨宗藩先王而遼若湘府則以屬吾邑毅齋劉公乾後九年秋毅齋長子甫學余與亞也出膳黃御製祭文誦幸觀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遼簡王六世叔祖遼肅王五世叔祖遼靖王四世叔祖遼惠王三世叔祖遼王曰惟予嗣統之初茂惇九族緬懷厚德實切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幣敬伸祭告伏冀鑒知尚饗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九日乙酉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湘獻王曰前同

宋張行婆

司馬溫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張氏

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目失明由是落軍籍爲民僧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數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棄家處其中不復爲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儲待皆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眾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

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濰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愛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棄必拾以歸愛之如己物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己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爲而異之因論之曰嫗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竟何爲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忤乎鄙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墨跡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業文從弟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厓識一寫艤槎亭記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所撰東安唐肅爲江陰張瑄謹書于會稽讀書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兼山充所藏

百家姓不同

村學訓蒙夜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四百零八覆姓三十以趙爲首者必宋人所編也其覆姓万侯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一本鮮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鍾離宇文長孫慕容一本鮮于于間邱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湊斷句余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本也近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腳虎之類未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先生王仲

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盡包成謎至百家姓覆姓乃万俟司馬歐陽上官夏侯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聞人令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閻邱澹臺胡母梁邱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宮王孫士孫羊舌第五五鹿主父太史漆雕秃髮獨孤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何謂漫志於此

千字文重複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埜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為清貞庶不重複今世本清潔皆作女慕貞潔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本皆作在竹談苑云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程參之考古編又辨其非引興嗣傳云勅制寺碑

猿忌食肉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烏鎮王雨舟官廣西時得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為文葬之初取時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雨州有君子堂

日詢手鏡備載廣西黃州風俗物產甚可觀橫州舊合浦郡也

經山晉杏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連抱七人半枯中空遺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盈斗矣

三角三眼牛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屠人家欲宰一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食以綫縫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衷經過親見時在大忠寺候朝廷回文未知如何

內閣體

司禮監掌印太監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議之稱閣老為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不敢馳閣下甬道相傳太宗曾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閣不得與三老同至閣下三老出入知制誥者則出戶拱

立候過而退余邑水南張公袞云

選妃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南京觀選妃朝廷不欽差內臣分遣行人勅禮部委官郎中張時徹主事某兼御史馮恩在舊王府選當日三山街內橋諸處皆把絕行人隨地方擡至西華門下轎惟母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口原轎俟候擡歸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為嚴謹云十二月初三日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取六人

試錄原始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唐宋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一也今鄉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卷勅自今以後放榜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並列之由是趙儻削去俊秀故曰進士登科記葉石林燕語

曰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霍端友榜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日時者敘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按今錄刻新試文為程式具名次是唐遺制殿試者名曰進士登科錄具生月日不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酌用之者也唐進士張縉漢陽王東之曾孫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

木鸚瓦杯自動

馬鎮徐柏亭元穀家佛堂前懸一木鸚哥香熏黑色每日應時隨方而轉甚為奇異西觀承道士月梧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罷敘飲共卓一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瓦杯于卓上忽冉冉移至承前眾視驚怪家人遽取之而去是年柏亭有疾竟不起西觀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不誣

孔僧顯靈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自四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月堂徒孫某偶遇廣西一指揮相知挈同至其地欲參無量壽佛道場至橫州其僧皆有妻子娶婦與平人無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童以符水救患云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至其地龍山神果附朱氏童兒體對之大哭云孫孫何爲至此徧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究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可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往見問俱不答云此聞之于嘉靖十九年九月間也

二舉人定數

辛卯科新中舉人寶應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廣生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長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後見本房考試官對眾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矣倦睡夢

一鬼扯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睡去鬼復來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卽呂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爲計當送取卷因攜此卷呈主考兼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數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爲也

夢溪論鯉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

無錫獲虎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黃虎入城進至大市驚跳并傷死者頗眾當時被獲次日解府

教職淨身

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爲京衛武學

二家曆法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
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
十一章一千五百二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
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
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
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且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
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
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
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
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
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
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
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

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
大衍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嚴大理遺事

余家先世藉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爲多文恪之行傳于國
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知者稱爲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
謹摘諸先達所撰實行以備考焉伊蒿子姓嚴名本字志道號蒿
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就嘉定戚氏
姑家從素室邗先生學旣冠受父命僦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
籍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
齒德望一邑咸爲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賢
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
籍朱批墨勘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傅霖
雖括韻語然辭約義博注者弗一迺哀諸家言附以己見著刑統
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

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
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
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爲問隨問敷答
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
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
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重辟一訊知其冤改以杖徒政
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
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弄子強獷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
羣至眾皆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
以爲弗及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日
論薦卽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故縱及
大不敬爲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
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庸可概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乎
虞公韙之悉爲駁正迄今遵守敷歷既深清介孚于遠近勅命馳

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營焚
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吳文恪公時爲監察御史撰小傳係節文
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而絕之亦嘗爲酒所困感有古黃先生
之教而改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其
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
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畱凡宴享之際以禮酬酢而已思
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
寺觀廟宇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讟止之則曰吾以名教爲
重奚恤人言海隅計嗣書傳後有告儀真簿與吏盜官麻萬斤已誣服察
其冤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
責之女懼解衣水際而逸女之母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
獲令檢尋後于鄰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還徒
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飯於肆俱爲邏者所獲蓋
鄉人前爲盜劫人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繫懼拷

誣引御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母簪珥爲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鄰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爲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曰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交趾蠻童既長爲娶目爲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千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

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銜冤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爲事主所殺餘黨懼事覺無以自飾見鄰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爲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大體爲有司所忽有郡守恃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殺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卻之守退而歎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越府右長史周忱書傳後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卻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卽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畱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

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辨矣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爲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爲籍吏胥緣爲奸匿賞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卽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齎券鬻其田曰奈老何曰病卽死耳略無戚容送焚黃序

讀書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此見

陳潮溪新話

辨達磨面壁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影移文云爲辨息

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爲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鈔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闢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季迪少時題畫

國初高太史季迪啟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詩名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絲曲韻時太史一愿稚耳眾易之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延之上坐特爲書于圖諸老爲之掣肘自是名益重云

岳武穆請糧印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絕類顏魯公下有單名

一小方印

飛朱文

易學三書

敖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參考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功于易學

孟子古本刪本

孟子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即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不以一芥

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此載扶風馬總元會意林凡二十六條不甚異於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睢雍睢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無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孟軻曰千載一聖是且暮也 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

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太祖國初嘗刪國人寇讐反覆易位等數章不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十字碑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類大篆

辨齊襄復讐

俞文豹吹劍錄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

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邱墟矣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傳謂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之也何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遠祖齊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陵弱眾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爲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媢罵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啟之也唐子西云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葉艾齋八戒詩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爲鑒戒者詠爲詩
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樓曰雨鈴曰良嶽曰天魔凡
八首 釀成平地湧如泉香拍瓊濤可運船彌望糟隄應十里笑
看牛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遷何事宿醒千
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 傾宮瓊室倚高臺北里霏霏樂未迴祖
訓風愆渾不解民罷版築重堪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莘國還迎美
女來寶玉自隨煙燼盡獨畱荒阜向蒿萊 重勞萬姓事南巡鳳
艦乘危過漢津楫失中流緣底事波沈平陸怨罷民魚龍抱恨歸
潭底風雨無由問水濱自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人 金
鑄玉勒侈東封羽蓋鸞旂萬里同博浪副車曾未中華陰鬼壁已
先逢鮑魚載臭遺千古貔貅徒勞戰七雄何事斯高猶矯詔咸陽
一火盡成空 錦纜牙檣下汴州春風三月廣陵遊司花倚笑終
成變焚草藏幾未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已荒邱當時

只有長隄在柳自青青水自流 鼙鼓漁陽虜氣張上皇西幸過
咸陽馬嵬塵暗霓裳冷斜谷山連蜀道長日輦未聞防覆轍雨鈴
猶自歎郎當色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未忘 艮嶽天開近
法宮綠華紫石畫圖中宸遊竟逐胡塵散帝業都隨王氣終花石
有綱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知五國城頭望白草黃雲杳莫
窮 高戴牙冠翠袖長錦纏珠絡豔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閒倚
三千月殿妝曾是宴安懷鳩毒祇緣祕密失苞桑翠華零落知何
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葉艾齋之蕃作也公工詩辭手鈔書
幾千卷錄此以見一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

三全三養四印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東坡嘗
語人曰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
之可損而不可益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
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財山谷送

張叔和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蓮社十八賢圖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爲余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門惠遠初爲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乃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爲師建寺是爲東林因號其殿爲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曇常惠叡曇詵道敬道主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爲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

見遠師心說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爲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巖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途窮處橫爲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爲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浪者虎溪也巖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昺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巖中爲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踞牀凭几揮麈而講說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

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牀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騷首有倦聽之意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叡也一人回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鉢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看石置茶器又一巖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爲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擎拳者道曷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鈕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

怪雄視捉巾瓶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卻立而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爲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憩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洒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萃羣賢于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辨而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沈思者如欲鉤深味遠叩立關宅靈府而遊乎恍惚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絕倒達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時之筆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

漫筆二
時於余爲從兄實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
之遊居寢飾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其後覽者當自
得之也圖成於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
十六日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桑民懌落乙榜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泰和一律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
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邵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
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題下注民懌
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劔一日幾回磨等詩爲吳檢討汝
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邱學
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一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
許遂有是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苟非雅馴
則雖有奇抱將無窮乎有不得概委之于命矣

鐵椎銘

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不
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
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著著王千名椎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
時來敢後曾不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唯義之勇雖椎之功惟
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椎在人亡再用
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翰林學士王文炳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戒石銘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檇杙中所載蜀主孟
景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而不廢景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
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雞爲
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

辨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爲
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
絕也

駁靈芝圖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冊名狀多異產地迂僻道家所造也詭

妄不可盡信

雨下失魚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颿墜鄰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謬

墨子夏后開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即啟也與史記稱微子開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撰非本書

元史二傳誤複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詳略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諡忠定其謬審矣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名既祇多一字履歷復不見的

王質論紀年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

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降真香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蹠絞齒巨材產多於山林紆攀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噴吭巨石攬路人跡不到霜饗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真香本草云出嶺南梓和諸香燒煙直上天召得鶴主天行時氣宅舍怪異並燒悉驗

西域記一事相類

大唐西域記婆羅痾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論善惡語有本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漢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即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一節之意釋廣弘明集字殊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勿集作百團影集作圓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作籠

兔亦有雄

古樂府雄兔脚撲檉一作雌兔眼迷離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二說則兔未嘗無雄也

鄭所南傳

王達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則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爲萬世之大變聖人書狄以爲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爲之競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士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夷狄所得一云士爲番人奪去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

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且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會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

圖繪寶鑑云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

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編載所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

開不並百花藜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

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

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

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

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

世者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

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漚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

事者或藏於家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爲所

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

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昶修肆之後豪
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
恪之徒與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
所南者抑又褒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墮者以
有節義爲之閑也通圓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爲者亦聖人
之所取乎遂昌山樵錄云客吳下有田寄城南報國寺吳人刊其
錦錢集行於世崇禎戊寅歲有所南心史一帙得之
於吳寺智井中撫臺
張國維刻行於世

先儒用方言

先儒言句音俱去聲當聲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如何合下字猶今
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一確二乃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
凡言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去聲二字方俗之言體驗
幹當之謂

祝吁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吁此音相近而然

如呼雞之聲州之爲祝也

縣尹事用誤

事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爲縣尹事用誤矣

韓集百葉桃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卽今謂之千葉

伐侂胄祖隴竹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人會宗室希閭由
官所奔喪歸誤伐韓侂胄祖隴傍竹爲造墳具法司承侂胄意使
援持杖竊盜例公曰墟墓非人室比兼未嘗持杖今追兩資送州
安置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猶得贖矧希閭在屬籍特不得贖乎
遂獨以聞止罪伐竹者侂胄痛銜之尋嗾言事者論去此事宋史
所不載余見於王梧溪詩集中侂胄之橫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御用筆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御各二十管冬用綾裏管裏

襯以絲春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水晶玳瑁等皆內府臨時發出製造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敕易名曰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說

方正學禍蔓

太宗殺方孝孺族八百二十口

梁文遺事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志所不可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筮雀哺鷓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義是三雀者殆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筮蜀人故云浣花溪耳雖然姑置老筮而論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臞軒劉後村文章聲錚錚相頡頏臞軒元宵詩首押枰科末押民膏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鷓韻王以辭賦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及第真西山爲中舍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者直狃於閩

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余既贅論且贅贊云觀雀哺鷓可以知仁仁於易知於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飢焉思哺食在母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幼資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勛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益俞事云先生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歌今誤鄉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行古道毘陵孫帖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懿卒殯焉頃年疫備奴病乞歸先生曰慎無疑疫氣相染其善調護踰旬死時兵興山林盡赭人死多委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爲棺窆歲暮春里萌昇木偶神邀并落聞至先生門適所昇重而止昇告家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捷宜急祭燎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爲主人歸吾家爨下物耳眾愕貽去族姪裕親歿有佛者以佛事爲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貌清卓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

亂中吟詠不輟嘗自敘詩曰蟲之翦翦鳥之嚶嚶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於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樵孫庠序

駁李靖行雨事

李靖行雨事言馬鬣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鬣之滴也

不知章草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腳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蘇詠妓誤使事

杜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故耳東坡之詠妓李宜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爲美談何耶

趙同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公父諱言與談同

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日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

唐詩用至竟

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志稱

志中有爵者宜稱冢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序素書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冢玉枕中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以道與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託非吾儒之見也

貫眾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駟僧之欺人多用此一云貫眾

洋溝

今人家基內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有以屋下者為陰溝簷前者為陽溝甚顯

甘蕉

甘蕉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氣近黃精味酸

悼陸全卿詩

吳人悼陸全卿冢宰坐監黨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或謂唐伯虎作

北海東坡書源

李北海學王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者也

麻嗒籠統趙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趁愁得醉眼麻嗒今人欲睡眠將合睫而縫細者曰麻嗒不知作何寫偶觀王荆公百家詩選李涉詩得此二字今物之擁腫者俗曰直籠上桶韋居安梅磳詩話記鄭安曉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翦翦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即此籠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者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蓋無實者虛也疑即此趙字

杜順法界觀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法界觀云華嚴大教浩博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智見華嚴一真法界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其中諸佛眾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無量境集其義類總舉色空理事為例束為三重觀門一曰真空法界二曰理事無

礙三日周徧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達矣

演卦爲神農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閒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云

中山王御碑跋

洪武十九年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志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聖王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覩御製不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於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

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榮孫大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可多見矣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錄

蔡京父子相軋判

正德時邑庠蔣一龍爲邑父母萬公所愛適試於按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內外鄭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篤裴之猷何嫌夾輔恢世濟之美豈厭同朝德乃下衰恩斯冒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安石執變法之權推雋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固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輔州吁石碯以先臣而見殺懷光之叛唐德李璿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兼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諂佞得政既非穀貽蔡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踐乃者位漸肩班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分附頓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爲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

未承乎幹蠱攸敢同升既不識父子去就之機謂宜篤僚友協恭之義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曰殆哉試後寫卷呈於萬公閱至判便頓足曰弔萬玘一年豈能作此一句浮白賞之至醉其歡愛邑俊每每似此一龍父舜文本王姓居城東因父鞠於蔣靜齋而仍其姓焉一龍父子皆吾邑高才生而卒皆不得一第不識造物謂何

淫色爲風

今人謂淫於色者爲風卽馬牛其風之風

論格致辨千金方

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卽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之意若仁以不殺爲威廉以不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搖籃

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人製小兒睡車曰

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搖車卽搖籃今別有綉車之制綉一作綁音榜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免疑韻中蓋後人所造也

琵琶青冢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參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希文語最足以祛眾蔽匈奴地有黑河青冢在黑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江陰萬戶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訛言青冢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呼韓那單于初

請爲漢婿及死子雕陶莫舉立復妻昭君生二女一爲須卜居次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護花鳥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發則有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聲云莫損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舉人如泉嘗居山中月餘親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

誤引不多食

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止非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而言之謬矣

周尚書談邊境

常州周約菴金曾鎮撫延綏言三邊寒甚遼東第一大同次之真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軍有受寒者扶至家漸以溫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說 西邊有火炎山 韃韃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闊膀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為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為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為夫婦動挾刃刺其人馬瘦見肋骨蹠甚薄至中國養壯而蹠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羈餓四五日 撫州王書容自大同來見韃子八萬虜大同鄉卑而去亦言馬餓七日 陝

西出黃鼠味佳設宴珍饌 出黃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

鯉魚甚肥腹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 牛翅鳥倍大如

鴿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斤好視紅物飛

不遠輒下歇人著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韃

人稱中朝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可音克汗音寒音近罕耳

有猴小如拳人家畜者飲水漸大 邊上虎極大 達達騾馬

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 達達稱中國官府為阿法 邊上老鴉

紅背紅腳翦舌教之能言亦如鴿鶉 余謁周公因縣父母石首

劉公見託請文之故坐閒談及邊境且出示三邊圖凡所聞者聊

識如右

老儒遭困

鄰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邵夢嚴熊者亦被其陵竄好事者以詩唁之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於今一變齊埤闔場中多智伯陽春調裏少鍾期捐階不是徐行日仇餉渾非亟

拜時八十年來函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栖夢巖家君童穉時師也
記其獨對黃菊一絕云菜羹麥飯午陰斜飽看中央正色花非是
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著繁華其著作多散見縉紳集中

塔影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以白衣承之影小
而倒黦黦可見室與塔甚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德祐閒子撰父志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民鑿地得石乃宋
末恭帝德祐年閒子撰父壙志爲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備錄于左
王君錄參從事壙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諱奉議郎累
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人祖寧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
卿贈正議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燾朝散大夫通判泰
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人始卿祖更英蕩歷清貫聲光赫奕至先
君生眉目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先朝文獻

淳祐己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卯通判官無爲類集少卿笑菴
文豪將鍍梓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其儀語
英氣歎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
巳理宗明堂禮成先君以通判冢嗣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人艱
繼通判艱服闋授迪功郎監通判支鹽倉度宗御極加修職郎邊
賞循從事郎居官會計當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舉
升刻秩滿印公畱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錄參未赴感疾歸始舊
居鬱攸通判雖葺數椽未完雁行眾不忍析至是買廬虹橋巷休
假歲餘疾革謂弟若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世有列於朝吾幸蒙
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人學非不如今人厄於數莫克振作讚一
絕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一
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希澳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
五人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宜娘安娘住娘俱未行伯熊卜嗣
歲德祐改元二月十一日壬午安厝於昭聞鄉綺山之原附先妣

穴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披淚敘次梗概識諸墓奉議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兼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厚填諱

武林俗呼

杭州俗呼黃矮菜爲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詈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叫大糶俗音雪以大雪收者佳糶芝麻者叫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也

取蟾酥法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眉稜上用手裏捻油紙上或是黃桑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葉上便於原刮竹篾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集覽誤認刊字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閒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草頭木腳者木腳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也陷人倒卓者傾

險之甚也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腳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集覽遂謂

熙寧中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爲父辯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二義有刊落有刊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於神祖而刊落之卽詩序中所謂則亦刊而去之是也

論禰衡張華二賦

禰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鷦鷯賦皆有超然遠害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讎其言者也

文恪教外孫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詡且述當時錢捷後謁見命執埽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哥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汝孩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

詩語尤是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古跡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真書三大字相傳米元章書路傍洞泉二篆字龕石中玉柱洞中有石柱懸空四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客泉人至環石欄羣眾拍手則乳泡汎起玉宸觀大柏根幹纏紐被火餘巖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絕碑俱存大茅峰徑路九灣十八折祠宇宮前九杉高大靈官所掌玉印水蒼色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畫八疊制作尚廉劇不甚古

文安幼穎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者以手圍庭柱團團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樓梯步步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扇子嘗夜坐庭中從兄指紫微星令屬對應曰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晚聲人多傳之

唐大中時墓銘

嘉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墓甄余以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澌滅處甚多不可讀僅見首行爲瑯琊王氏墓志銘無書撰人姓氏乃唐大中三年間葬也惟銘完好錄之銘曰生居幽壤寂靜自然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赤岸之原千秋萬年其甄瓢八百塊亦載於志中余里名赤岸縣志作斥字余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爲赤云

三花別名

山茶一名海紅花金鳳花都下稱爲海囊蜀葵浙江寧波稱爲丈紅花

曆書分色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

九紫

鄭州風俗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黃某出宰常熟鄉先生錢東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敝地風俗惟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卽一城如此者凡十三家屈指數之盡矣東湖接聲曰連老父母家十四家黃茫應曰正是正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莫不絕倒近時有論鄭風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子解詩不宜概從淫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黃叔揚傳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卽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

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澹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澹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再拜卽從澹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澹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澹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澹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觀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無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共筆硯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

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升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

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部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卽日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旣而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帝正位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惟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言善款服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辨不回

哀郢志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披宿草孤蹤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
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按此楊五川儀從餘慶書院僧
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又得殷學究書卷面二半幅所
載遺跡合而詮次如右黃公著作泯滅無傳矣得其贈楊君福詩
楊兄同事筆硯探古今風晨雨夕靡不相俱蓋同寢處者將十
載兄清才厚德十倍於我於尊翁蘆歷老先年皆以痼疾辭
仕進故前與德十拜官諫垣茲以使事過吳詔特許歸省雨過
免錢不才叨拜官諫垣茲以使事過吳詔特許歸省雨過尋舊
游因共榻累夕追談往事百感俱作嗟嗟楊兄今時則泰矣尚
戀湖山將遂老馬而親則終矣向以世亂而道屈今時則泰矣
論其極致吾二人皆不能無罪焉瀨別聊賦此以贈出處殊隱
顯異往來頻如蘭兄之所以教我者何如也愛子茅堂靜不塵
莫厭窗前來頻如蘭兄之所以教我者何如也愛子茅堂靜不塵
富窗台前花木一林春嚴陵自是輕台鼎相對慙爲獻納臣

供閒選勝各八

牌色八奇 拗馬軍 雁銜珠 二姑把蠶 鰕入菱窠 蘇秦
背劍 拗雙飛 雙腳抱壘勝環兒 象戲八捷 象棋 背水
陣 鐙蛾獨立 雪夜擒戎 雙龍爭珠 老蚌吸月 寒江獨

釣 流星趕月 金雞抱卵 妙曲八引 曲名 玉抱肚 後

庭花尾犯 傍妝臺 玉交枝 對玉環 三仙橋一日三 刮鼓

令逐鼓 夜行船 齊雲圓社 八弄 鞦韆塔 逆流水

勒馬膝 側肩札一日入 鵲蹋枝 蹬鎖腰一日 雙背

肩拐 黃鶯落架 麗詞八調 詞名 鵲橋仙 喜遷鶯 摸

魚兒 隔浦蓮 青玉案 瑣窗寒 醉蓬萊一日醉春 金

人捧露盤 手談八勢 圍棋 玉匣藏珍 金圭七聚 彩鳳

翻身 金蟬脫殼 猛虎奔林 喜鵲轉枝 二士入桃源 右

軍觀鵝 捶丸八巧 打毬 臥棒斜插花 燕尾斜插花 後

檄掀過前 前檄翻過後 背身正棒 兩肩基兒 雁點頭

背身倒卷簾 院爨八劇 雜劇 三拖旦 大分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纏三旦 牽著駱駝 調猿挂鋪 雙捉婿

姚少師官誥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顧山鎮業腐酒一日出其上世

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年二月所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
母費并封本官官誥五道貨於古塘王柳塘王膏梁子不識姚少
師爲何許人僅取其裱錦軸頭之類買之中玉璽誥文揭還攜去
余友人雙涇周君聞之用秬米易而藏焉嗟嗟靖難幃幄大勳炳
炳於金匱閒而當時龍章卒爲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卽是空
之本旨乎

鐙謎

鐙謎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卻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撥盡
寒煙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一病名喉閉傷寒

河豚有害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人家哭聲甚哀問
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者連死四人梅聖俞詩云炮煎苟失所
入喉爲鎮鄒又云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真紀實之言也余從
此遂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世閒多美味省此一物不爲少勿爲

蘇家口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言而輟箸者有不謂然者
余曰從若轉圜勝於墮塹蓋中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
云偶得宋時陳止齋傅良戒河豚賦錄之以廣余意焉其文曰余
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
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
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
爲之絡馬能蹏吾爲之銜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
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蜃可驅兮蛇虺蚘蜥可避也雖其
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
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
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
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
誠說而啗兮彼則陰以其恚也滅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
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蠱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

貴懷安吾鳩兮幣帛饗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虜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眇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元貢玩齋會客江陰集有記河豚云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班兒今鮮知青郎君名

測影臺考

邵文莊公寶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影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卽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爲之上狹下闊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爲之其北之中爲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爲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爲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爲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爲量天尺又以爲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

出於周公況歷代曆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

宣德詠撒扇

宣廟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埽卻人閒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眞帝王之詩也

甲辰歲荒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無二三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次地方溼而燥日如火隨就乾烈溝洫揚塵河港成裂禾苗盡槁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生草根樹皮皆攘取充腹此等景象何不幸而親見之哉食榆樹皮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

屬鼻等名不同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屬鼻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蠶蝻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子性好火煙故立於香鑪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楊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蚘蚘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楊升菴曰唐韻播音塔注楷頭也今俗名護朽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

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夔夔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秦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參政贊者止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余又得一處載蚩吻好負重今碑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蚩吻疑即前霸下

楚世子弑逆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燿弑其父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子私焉有娠楚王怒遂疏世子及妃生幼子陰有廢立之意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爾如此何能繼我不如學修鍊長生將王位奏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失身兩便也世子是時已蓄弑心矣至今年正月十七日宴三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杯等勸三司不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弑其跟隨朱安等出城聞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計長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差官赴京營幹御史伊山泉敏生從荆州急回遂奏劾之由是世子械至京自盡長史內臣俱斬不待時聞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奈何矣天爲楚民報讎乃假手其子身弑子滅天定勝人之理也

此得之項
顧東最的

丙丁龜鑑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撰丙

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多變厄者凡二十有一爲十卷其言多驗洪容齋五筆亦載丙午丁未之變而謂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撫時憂事搦管勒此

南村草堂記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今輟耕錄首載募資刻版疏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藏其親筆文稿一冊中有南村草堂記誦之可以想見二公丰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終身不汨名利天下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先生二人而已二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然能繼其高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往往追慕未始不扼腕嗟歎自以不克遠紹先躅是憾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皆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與陶君九成游幾四十年矣視其行無所矯揉終身弗渝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宦游西州旣壯屢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答旣久益

堅唯耕藝讀書從容於逢掖顛沛之時漫浪於世道紛紜之際無
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方之同時之士趨競而合汗者有之
困阨而失守者有之言與行違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全
身而履道則不可得也吾嘗攷求吾宗之人可以追述康節者既
未之見今觀九成出處殆可遠企靖節遺風爲可慶也九成築草
堂於泗溪之南村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後多
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之勝四時有耕
釣蠶牧之營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遶屋種菊數十百本幅巾短
褐逍遙其間與黃花同傲霜露地偏而心遠宵中所存不言而可
概見人亦以爲今代之靖節與余老矣九成亦逾半百行將優游
卒歲於草堂之下後之傳逸民者其肯舍諸九成求余言爲記既
書以復之且以歎吾宗之不競也戊午歲重陽日記

張修撰緝屋

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以翰林修撰在家屋敞欲緝有東與東

橋徐氏乞柴蓋之并羊一牽乃縣令爲鄉飲送者轉託與種竹人
家換竹作椽其束有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錄失去此等高
風今願爲之執鞭而無從也其論緬甸宣慰那羅塔六書綽有使
才不獨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溼之邪并四時疫氣流行頭疼骨痛
發熱惡寒等證初得一二三日服之卽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
大片河水二盃於砂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蔥白五七个煮
至米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內和勻取起乘熱喫粥或只喫粥湯
亦可卽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爲度此以糯米補養爲君姜蔥發散
爲臣一補一發而又以酸醋斂之甚有妙理蓋非尋常發表之劑
可比也屢用屢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迎武宗駕還帳詞

湖廣鎮巡等官迎賀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帳詞是時余邑裕

軒夏公從壽爲參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時事云爾伏以春
生秋殺妙闔闢於乾坤雷厲風行廓清夷於江漢惟天討必加於
有罪肆王師豈出於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蓋伏遇欽差總
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
廟算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於域中粵在洪
都建有寧府聖祖重屏翰之計茅土攸分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
不替宜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茲邦是生惡胤乃宸濠
者夙稟兇暴少有豺狼之聲大肆烝淫長爲禽獸之行攘奪良氓
殆徧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眾陰謀不軌者殆將十
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臺交奏宜加斧鉞之誅聖德涵容尚錫
几杖之賜方遣官而降敕俾悔過以圖新豈梟獍之惡已成顧蜂
蟻之忱何在僞傳制檄豈惟指斥乘輿大興甲兵直欲謀危社稷
遂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江皆被乘虛襲破民廬市肆悉遭縱
火焚燒垂涎欲犯畱都染指已攻安慶馳變告於一旦法所不容

赫皇怒於九重義所必討敬告宗廟肅將天威自正臣草上書
匪徒推轂而分閫六飛親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仗劍從天
而下周之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前驅後繼六軍齊
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嘶聽如山之號令先聲至而逆醜魂
喪魄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擒表天紀之必正不撓信王師之有
征無戰有生大慰雲霓之望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藉
班師節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克定三監政由冢
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
古不泯大駕早還於斧展敷文教而六合同春某等慚扈從莫效
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勝葵藿之悃祝擬華封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謹獻詞曰一統山河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族獨憐七
國與三監祇今猶蹈前車覆赫然天怒肅何須分閫還推轂誓六
師一人自將直指西江澳披堅執銳俱頗牧憑仗威靈如破竹
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屋凱歌賡法曲懽騰億兆俱蒙

軒夏公從壽爲參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時事云爾伏以春
生秋殺妙闔闔於乾坤雷厲風行廓清夷於江漢惟天討必加於
有罪肆王師豈出於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蓋伏遇欽差總
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
廟算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於域中粵在洪
都建有寧府聖祖重屏翰之計茅土攸分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
不替宜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茲邦是生惡胤乃宸濠
者夙稟兇暴少有豺狼之聲大肆烝淫長爲禽獸之行攘奪良氓
殆徧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眾陰謀不軌者殆將十
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臺交奏宜加斧鉞之誅聖德涵容尚錫
几杖之賜方遣官而降敕俾悔過以圖新豈梟獍之惡已成顧蜂
蟻之忱何在僞傳制檄豈惟指斥乘輿大興甲兵直欲謀危社稷
遂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江皆被乘虛襲破民廬市肆悉遭縱
火焚燒垂涎欲犯畱都染指已攻安慶馳變告於一旦法所不容

赫皇怒於九重義所必討敬告宗廟肅將天威即日臨朝以誓師
匪徒推轂而分閫六飛親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仗劍從天
而下周之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前驅後繼六軍齊
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嘶聽如山之號令先聲至而逆醜褫魂
喪魄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擒表天紀之必正不撓信王師之有
征無戰有生大慰雲霓之望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藉
班師節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克定三監政由冢
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
古不泯大駕早還於斧屐敷文教而六合同春某等慚扈從莫效
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勝葵藿之悃祝擬華封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謹獻詞曰一統山河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族獨憐七
國與三監祇今猶蹈前車覆赫然天怒肅何須分閫還推轂誓六
師一人自將直指西江澳披堅執銳俱頗牧憑仗威靈如破竹
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屋凱歌賡法曲懽騰億兆俱蒙

福競嵩呼天長地久永鎮綏荒服右調歸朝歡

女辯繼母誣陷疏

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戶李雄女孩李玉英謹奏爲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俗事臣聞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恥又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雲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勵風俗流芳名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蔭襲百戶荷蒙聖恩以征西有功尋升前職臣幼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二歲遇皇上嗣位徧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孤弱未諳侍御發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與賊進戰陣亡天禍臣家流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縵姊妹三人伶仃無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是以窮迫濫液形諸吟詠偶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寂寂鎖殘春滿地

榆錢不瘳貧雲鬢霞裳伴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燕詩一絕云新巢泥滿舊巢敲泥滿疏簾欲掩遲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心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爲言者矣奈何母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爲外通等情朝夕逼責求死無門逼舅焦榕拿送錦衣衛誣臣奸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瞻口舌本官昧審事理問擬劓罪重刑臣只得俯伏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邇蒙聖恩寬恤特以天氣太炎在監軍民未獲發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事枉人冤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昭決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籍故臣雖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況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亞奴始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於非命以圖己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李承祖毒藥鳩死肢解埋棄將臣姊李桂英賣

與權豪家爲婢名雖養贍情實有謀又將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
去衣服稍有怨言朝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奸等情臣縱不才
鄰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乃以數句之詩尋風捉影陷臣
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十歲之弟果何罪乎數齡之妹又何辜乎
臣母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
下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妒忌之心凡爲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
也是以一生而污風俗以一身而褻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
孤弱而與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惶陛下俯察臣
情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
免行露之霑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污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
無淫奸等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母之靈亦可
慰之於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掩於人間矣臣冒瀆聖主不勝祈
死之至係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
英賚奏以聞奉聖旨這奴婢事有可矜著三法司會勘來說奉聖

旨李承祖死於無辜焦氏妒忌之心罪實難容依律處斬李玉桃
著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在嘉靖四年開一學究所鈔者余見
而錄之

瘞蠶得禍相同

分類夷堅志乙集五卷中載江陰民云林敷明甫說紹興六年寓
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湧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皋縣
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
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舉役不過三日而
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盡死瘞諸桑下悉取桑棹舟
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剝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
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
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
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
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

沈石田客坐新聞七卷未載蠶神報冤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阜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他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阜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卽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鍛鍊訴辨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蠶命數多有此報冤耶按此與夷堅所志大略相同豈太倉孫君偶因蠶事遂緣飾舊聞以誑石田而石田信之耶不然不應鯉魚躍舟瘞蠶變屍之符如是也後得唐安定皇甫牧所撰三水小牘中云唐咸通庚寅歲洛

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礪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餒死乎妻曰善乃攜鍤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瓠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於地遂止語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若新支解馬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其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並無惡跡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令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

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絲帛之本故加勦絕與
殺人不殊當自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
腐蠶矣今據小牘則夷堅之說正當時洪公門下所竄入唐事以
投其好者當以小牘爲的餘皆係訛襲云

西瓜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種自洪忠宣使金
虜移歸極惡糯米撒上易爛凡瓜以鴛骨入之則瓜盡壞

草窗鐵崖別號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刻之其跋謂泗水
潛夫不知爲誰夫周爰咨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
國時周公密楊公維禎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別號甚多密字公謹
號草窗凡弁陽老人泗水潛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別見者
也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
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叟錦窩老人邊上梅皆其別見者

也聊爲志之

松江張同知召變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仲以偏愛少妾楊倡酷
虐其妻趙氏遂爲妻所殺徧身碎剝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
廿六夜倭寇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奔逃縣治周遭
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州太倉城下吳淞千戶所金山衛等
處受害大略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爲慮縣官督民造城造
兵器且發民兵救援太倉亦被殺數命聞之驚膽張同知殺死事
余表姪嚴某在彼親見歸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毛細如髮
五色俱備人人怪歎

江陰刊高麗圖經

淮安周輝清波雜志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
迪傅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爲高麗
圖經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

人在歷陽雖得其圖但能鈔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閒刊於江陰郡齋者卽家閒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胡節婦

胡秀婦徐氏於嘉靖某年喪夫時年二十五歲有欲奪其志者不可孀居八載操履甚謹今年癸丑鄉人陳煦忽求納聘父母雖憐其勞獨然知其志姑俟緩圖婦知之七日不食事寢復食至臘月又有富民沈繹求偶乃父徐鉞但云終是不了沈素豐殷人相爭婚喧毆衢巷婦聞之歎曰恥辱如此何以爲人且初已卻陳今若議沈是利其財不顧於義何以自明二十八日庚子遂爲自決計其未死之前三日手浣故衣極淨意畱焚化死之夕沐浴更新衣不忘整潔至晚因母病痰喘進蘆菹湯一甌又以旨酒勸父飲至醉更餘入室取絮被覆姪女候其寢復出拜神堂司命遂閉門自經嗚呼從容就義如此雖世之賢士大夫或遭人倫之變多不能行者而一田婦能之是真異氣所鍾者耶其爲吾江陰之光何如也此徐納齋尚德里中事余得其所親記者云

漢肇手摹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此載豫章別集雜論中今細民棄妻無論能書與不能書皆仍手摹之習若婢券田宅契則不然矣

任兵憲家書

三十三年甲寅歲春倭亂兵憲任公督兵江陰其子遣人候問作書以遺之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旣襄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齧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

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又詩三首草草功名六六年正當烽火動江天除殘愧乏長驅略策馬空操短節鞭一昔年走馬陰山道今日驅兵滄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二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宴寢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三公諱環字應乾山西長治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

江陰侯賜刀

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曰百鍊金鋼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人貨於余近里顧山周氏藏之踰百年矣近爲常熟楊憲副五川公儀得去

常熟倭變

三十四年乙卯四月廿五日倭寇殺數人西去甚慘五月廿四日早復細雨聞倭在常熟墅橋搶小船裝物頃報至則常熟邑令王

公鈇余姪壻父大參錢公泮并耆民徐察錢鑄錢班錢錫宋濤等俱被害其民兵死者不可勝數誠爲異變

邑令戰死

六月廿三日邑父母錢公晚出擒倭被殺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公先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身被一箭倭賊遁去有團長吳兌死之公祭以文曰鶴洲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子以千人拒賊之來千人走而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往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矣余哀而弔之彼未死矣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頷之尚饗是文旣書於軸因無暇發畱於前庫中公從兵憲王公從古命方率邑兵援靖江不虞倭賊之至也得報亟馳接戰身罹數刃馬躍陷澤中不幸死賊且持公首懸於營募謀者得之始克完殮夫公之死非倉卒邁也乃平日所素植也夏季應支俸己獨不支曰民傷如此

何以俸爲潛以印印其裏衣已預計郊原之莫辨矣嗚呼傷哉始聞倭信時各鄉民擁入城者幾萬計王公將不納錢公獨挺身任之而民得以不及於難王與任公同入城萬民齊聲呼曰惟蘇州任兵爺救得小民王兵爺在此我等無靠哭聲震天余所親見誠哉莫作亂離人也識者曰錢公之決於死亦王公有以激之當日因倭勢大悍王公不欲出戰僅僥倖城中錢公憤然躍馬慷慨赴之卒陷不測使王肯上下同心以保民爲計錢公豈遽及此哉錢公名鏞號鶴洲湖廣顯陵衛官籍嘉靖庚戌科進士中時年二十六戰死時纔三十一歲耳

雨豆

十月廿五常熟縣天雨如赤豆者

曹尉捍城

三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五日抵暮倭賊攻江陰城日縱鉛彈從城堞隙入城中危殆不可勝言賴曹主簿率其子奮勇止攻去石三

塊火器一時俱下倭遂退卻至六月十四日晡時倭賊四面圍截北門更告急人無固志曹父子與兵眾僅十二三人縣令且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眾遂不敢動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聚處灌之火藥乘風大發倭賊始不敢近百萬生靈之命皆曹所賜也曹名廷慧山東曲阜人貢士是時晝夜不得寢食者凡四十餘日

大蝙蝠

三十六年丁巳九月初九日在從弟廳中見大蝙蝠約如鶉鴿亦一異也

張羅峰

張羅峰謂四書本經我俱讀至千遍是怎樣用功後爲閣老曾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箇紅棗合藥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是怎樣憂慮故其

建立殊自偉然不齷齪於末世局面

求亡子啟

杭雲谷者名朝望宜興人在郡庠與余辛卯甲午兩次同案應試頗相交往嘉靖戊午冬予自郡歸出東門僕輩牽船遇叫渡童子年可十五六云將依人遂登船訊其來歷據稱周姓不得於繼母故出奔投止予信之畱余家凡七閱月不知其爲雲谷子也有包役人王某者到余家索役價廉得其詳隨走報於宜興而雲谷正當求訪之切急持束幣來迎時伊子隨余果兒赴試卽遣人伴送還家雲谷與余別久而余兒亦未知舊誼漫爾裁答故索啟與謝啟皆兩不識面之語耳然其文可存存之恭惟君侯江海涵襟斗山凝望高風素被久馳慕藺之忱芳譽傾聞將效識荆之願如孤匪類敢伺名流遙拱門牆僭陳衷悃邇者犬子失教遺家遠遊意或落魄萍沙或寄生牛口矣豈期攜舟而附邁仰鶯樹以思遷得覲君子之光繆推赤子之保誠生死而肉骨者也然可宗不失

雖甘效於執鞭而下愚不移終自投於釁鼓此則日月之明所必
察者耳竊念孤半生殘簡奄遭九蹶之艱三世寒荆僅遺一綫之
緒眇然離膝黯爾銷魂寤寐屢舐犢之私昕夕懸倚廬之望曾無
取蜂之讒口遽有履霜之激心雖知賴庇於二天豈能遣懷於一
日敢茲冒昧徑瀆尊慈伏惟君侯澄虛鑒物推赤置人再造天緣
曲成人道俾藉餘休衍宗祧於百世寧忘披膽效銜結於他年孤
不勝仰望感激之至謹啟竊惟鈞大造者廓形骸而齊物懷私淑
者越宇宙而歸仁君侯道裕津梁宗承闕囊聯賀錦韜豹霧以
成文仙列膺舟闕龍門而納士孤披雲已晚竊附神交捧袂何年
得傾心戀矧翳桑之惠及穉子之顛連而結草之私敢餘生之背
負耶命傳瑗使益徵君子之心教錫瑤章深荷大人之造第慚非
連璧抗義氣於雲霄喜切薰蘭效心盟於山海曩伸菲享顧辱靡
旋豈以大德之可酬褻物之能報耶衍祐宗祧寧懷轉石矢心天
地敢效忘筌尚圖伏謁門牆叩稱犬馬附陳蕪牘潛涵台光伏惟

尊慈俯原疏陋孤不勝感戴之至謹啟

徐子仁寵幸

武宗召徐霖在臨清謁見欲授霖教坊司官霖泣謝曰臣雖不才
世家清白教坊者倡優之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錦衣鎮撫久漸寵
幸至以子仁呼之霖字子仁每進見必衣破袍帝以爲問對曰臣家貧
無衣乃以斗牛襲衣賜之至南京一日入暮密聞欲幸霖家霖與
近侍謀夜深不能治具奈何眾曰汝書生獻茶可矣乃潛遣人報
其家而以身待將二鼓駕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家人羅拜但嫌
其屋小許至北京賜大第居之既而設四果進茶帝曰人謂子仁
標致乃由茶耶霖叩頭謝曰臣不意陛下俯臨無宿具帝曰已有
果但少酒耳於是出酒命霖歌帝亦自歌羣樂並不得和從容歡
燕四鼓乃罷

錢寧嬖姓

錢寧既賜姓當權其嬖也氏死廷臣多往奠之祭章既具眾謂世

無也姓當也字之誤遂書也氏寧怒不肯受奠眾爲改撰祭章然後受之

唐中丞

唐荆川罷官家居頗自特立知命之後漸染指功名因趙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升至淮揚巡撫殊失初志鄉人以詩弔之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諫策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與君廿載臥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此爲越中余師龍溪王公所作

黑荳丹方

黑荳丹方四季用黑荳五斗淘洗乾後蒸三遍去皮大好蘇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合開口去殼用荳五升蘇子仁三升作小

料亦可石先搗荳黃爲細末然後搗蘇子仁極細漸漸下荳黃令勻作丸如拳大入甌內蒸過從晨著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甌至午時曬乾搗爲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爲度不得入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可百日不飢第四頓千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方服食令人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水或研大蘇子漿水飲之若要重喫他物用葵菜子研爲細末煎湯冷服下菜如金色喫諸物並無所損此唐劉景先所進者正德十四年巡撫李公充嗣因郡邑饑疫相仍乃書蘇東坡聖散子方并前方拯民饑疫全活甚眾聖散子藥品製法見袖珍方書東坡聖散子序見集二十四卷聖散子後序散子方不可用其言甚有理侯與善仲景術者辨之

三古人周急

猗覺寮雜記載郭元振助喪又有楊虞卿助陳商事并范忠宣助石曼卿共三人宇宙閒此等人詎可多得若如孟子謂萬鍾不辨

禮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則世固不乏矣

己未歲荒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旱荒異常余鄉有具呈於縣者其呈模寫民艱可謂曲盡摘而存之俾他日爲居安思危之助云某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來尚愆賜千里之跡如埽鳩語不聞於澤畔龜文盡見於田中上以求之於天而禱雨不應下以求之於地而掘井無泉腹內者盡被拋荒野無青草沿河者雖經插蒔田起黃埃一粒雖秀而無水以浸其根終爲空合三眼俱齊而無日以待其長縱雨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稻而實則草也早耘者以根嫩而先死豈非穀之不如稗乎閒有豆苗幾邱復遇昆蟲爲變大者先食其葉名爲豈牛小者繼食其花呼爲豈蝨目下雖云未槁秋來總是無成某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若遇饑荒之變命若倒懸壯者則趁工於水鄉圖升合之粟而積勞以

死老弱則枵腹於戶內無瓶罍之積而待哺以亡魚鼈則盡於河中雞犬則空於閭里水路絕而客商不至生路難尋人心變而移兒不通盜心頓起或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於強暴之徒或廿錢糴得一升夜歸而不到於妻孥之口黑夜則穿窬接跡白晝而搶奪成羣大兵之後而遇凶年民有七亡而無一得饑饉之餘而遭盜賊民有三死而無一生況二麥罄於車戽之餘種子誰能復辦衣服盡於典賣之後祁寒何以克當明年之荒歉可知今歲之三冬難度豈暇顧夫父母亦奚有於妻孥貿貿然來悲號道路怏怏然去顛踣溝渠目擊傷心耳聞酸鼻欲入城而訴旱餓殍豈能行百里之程思赴臺而告荒糟糠何以供一朝之費云云卽令他人誦之便欲流涕何況經歷者乎

唐伯虎題畫

唐寅題寒雀爭梅圖云頭如蒜顆眼如椒雄逐雌飛向葦蕭莫趁蟾螂失巢穴有人拈彈不相饒又題敗荷脊令圖云飛喚行搖類

急難野田寒露欲成團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余得其所畫二圖錄之

白日鬼縛兒

楊舍居民蘇敏本蘇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某爲牙僧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爲邑城布商何三痴賃居何因歸鑰其室蘇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曬穀於室前場中二郎年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聲抉門而入了無所見聲似出諸室之大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抉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卽平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答云適坐門首見三四人從外來捽我由戶檻下貓竇中入欲殺我賴公公在此懇救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公卽既死之蘇敏也因挈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投童子於局固無隙之櫥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也不踰年貲產皆爲人有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於親見者所述不誣

柏錫

嘉靖壬戌歲仲春廿二日丁丑夜雨旣濡真率窩前雙柏上滿綴金錫次早望之黃綠相間瑞氣氤氳殆巧工未易摹寫卽而視之若花瓣繽紛或五出或六出又如露珠凝滴參差雜沓天然奇巧嘗其臭味若糕錫入口甘黏柔淨有淡而不厭者存焉次夜復雨而綴者更密徧訪他栢更無所有訪諸父老驚爲創見予竊思之福以德彰慶沘業皎矧茲至道伊融大化斯肇謂之爲瑞予家當多難之餘理不當有謂之爲妖其色黃中央正色也生於栢木之堅貞後凋者也方春景物鮮妍百卉暢達偶值氣盛蒸積若芝菌芾輦勃然而生未德何福未業何慶何妖何瑞之足論乎聊敘顛末以識歲月俟諗諸博物君子或能深達其理也

壽木前定

余邑中陳鴻江皋謨爲南京工部郎中託伊表姪丁某同乃郎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抽分主事部中嘉興人許爚也許主事因談

及其父名許吉尚未有材亦近日所得者木之上有一許字下有
一吉字與姓名略無差丁歸言之此十年前壬子六月中事偶與
人談數之前定追而筆之

續皇極經世

宋鄭特立續皇極經世書元吳草廬澄序之曰邵子之書其初十
二篇以一元經十二會而繫之以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
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運經一百一十
世而繫之以歲與事元之經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
始星已開物訖星戌閉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二千一百四
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
世內之甲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己未唐帝堯以前不紀
無攷也周顯德以後未紀有俟也鄭松特立甫爲續二百七十五
年自庚申宋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子春秋
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一十六年間頗有更定書法

視昔尤謹論國統絕續離合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爲
一系漢魏晉宋齊梁陳七代一系也魏周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十代
一系也遼金國朝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續邵之
書它時豈無續鄭之書乎雖千世可知也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
貢不第在今日隱處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革聖
賢心迹每共細商焉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而俾題其端所纂經
說拾遺亦多可取云

彭祖非壽終

司馬彪注莊子曰彭祖八百猶悔不壽言彭祖餌雲母能御女晚
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

邵詩三十六宮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
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氏爲天根揚雄賦

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
遇巽爲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
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
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
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
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
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
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
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開物以來是閒來往也
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
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
十八卦者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
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
隱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此在雙槐歲鈔中拈出休寧朱風

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
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
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
之間陰旣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
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旣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
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
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
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
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
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旣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
閒乃坤之靜翕旣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
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
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
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

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因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二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間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汎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汎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

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

禁宰犬豕

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眾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貓也其閒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余家藏舊通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面其略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雖然字異實乃音同況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山魘

浙有獨脚鬼名山魘福建浦城常有人見手曳帕子乘片雲飛過屋頭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盜物最畏罵人知輒大罵多擲還之酉陽雜俎又作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參一曰操

信國家書

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

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泪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三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妝瓊瑛不會周全得毋怨毋怨徐嬾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鮑菴吳公寬跋云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

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恆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也嗚呼泪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泪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篋書翰叢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厄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驚歎存之於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恆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二泉邵公寶題錢世恆弔文山遺墨卷云北風吹南冠行行一匏瓜作書謝骨肉涕泪紛交加此行已忘身此書又忘家身家既兩忘未忘者何耶至哉君與臣大哉夷與華片紙今又灰浩歎天涯無涯

改奉聖像

朝廷改奉孔子王號為先師易像為主乃嘉靖九年庚寅冬十月閒事余知出於張羅峰今觀王浚川廷相撰尚書靈寶許莊敏公誥志曰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說既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及禮神品物云云則實許公成之也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

也頗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
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服玉泉法

千金方中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脈津液是也每旦起坐冥目絕慮叩齒二七徧經久自然如流水漑漑下坎澗之聲如此則百脈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

王子開事

余邑在宋時有王子開事甚異人鮮知者余哀諸書併載於此以俟搜奇者覽焉趙景安雲麓漫鈔云王迴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婿故兄弟皆從二蘇遊子高後受學于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後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迴後改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予曩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閒其家盡哀東坡兄弟往來柬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榕以母宗女恩得職常爲鎮江都統司機宜開其所得

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袞雲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儂取去爲光堯壽今在天上矣東坡集芙蓉城詩并序世傳王迴字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詩載集中

胡傳略云

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

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

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

聳亦甚雄麗廊閒半開周忽入君少畱須臾周與一女即至周曰

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逡巡東廊之門

門啟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

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啟簾復

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樓上有酒具憑欄

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

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畱詩云久事幃帷不暫閒今朝離意向珊瑚臨行惟有相思泪滴在羅衣一半斑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後以傳其詞徧國中於是改名遵易字子開訣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需數歲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事與雲溪友議玉蕭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驪之孫虞部

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張耒宛邱集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爲別三首末首云避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須眉藹如漆便覺老難侵江湖足幽遁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丹方亂君心王荆公和東坡歌首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全篇不傳東坡誰其主者石與丁蓋石曼卿卒後成仙爲芙蓉城主丁觀文度未卒前有諸女御迎爲芙蓉館主耳

陸放翁云子開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賀鑄有和氏干將句

唐孝烈婦

升菴楊公慎撰孝烈婦唐貴梅傳云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說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溪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

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此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泪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官府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定山雜詠卷

余邑定山葛維善雅尚詩禮在成弘閒爲園亭於定山之上凡三

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虎跑泉曰白雲隴曰三峰堂曰小桃源曰紫霄峰曰鳴玉亭曰清風逕曰蘋香沼曰翠雲屏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舫曰望江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舜田曰起廉亭曰修禊亭曰熙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曲曲池曰瑤鳴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屏曰夾花溪曰菜畦曰櫻竹當時縉紳名公騷壇高士咸賦而詠之積成一巨卷後流落於石橋趙氏某之手趙不知愛惜余季弟其壻也一從嫁女奴歸探問攜來爲糊鞋襪具余知而索之毀壞不可收拾矣惟侍郎徐圭一公恪所題跋語完善可讀耳圭一手澤又余所素珍也錄之其跋云葛爲徐姻子姪女歸時嘗一至定山時維善君年尚富從予游山中林壑參差青松白石而已茲予從子統將維善意持此卷欲乞題於予感念今昔爲之悵然噫山中景致固天造地設非人力可爲然酌量品題模寫風物必因人而起此定山雜詠之所由作也今余年邁古稀維善亦將耳順儻得暇當遊山中以續九老會辭章云

乎哉

藥名傳文

常熟蕭觀瀾韶遺集一冊乃余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錄者中有桑寄生傳一篇取藥名成文足稱工巧殊可資玩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爲人厚樸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雌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爲布衣交劉卽位拜爲將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秦芄周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芝朮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卽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鍼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於澤瀉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密陀僧交最善從容言於上上惡其異端弗之用水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折箠答之上大喜賜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曰不過半夏遂

帥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餘數里令士卒挽川弓發赤箭賊不能當遂走絆於鐵蒺藜或踐滑石而躓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此不可畱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爲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眞珠買紅娘子爲妾紅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絕愛之以爲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頓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慾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故紙題詩以寄焉其詩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沈香冷月娟娟澤蘭憔悴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妾答之曰菟絲會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

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泪垂願學雲中雙石燕庭烏
頭白竟何遲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泪暗銷輕粉
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
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上召之使
返然生既溺於欲又不能防風寒所侵寢以成疾面生青皮兩手
如乾薑皤然白頭翁也上疏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
日矣賜神麴酒百斛以阜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君子曰桑氏
出於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皮之後也有名螟蛸者亦其遠族生
少孤瑩僅知母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於時非所謂郟林之桂枝
沅江之鼈甲也與其後耽於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於熊胆
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甚於烏蛇也迷而不悟卒以傷生惜哉
觀瀾三十餘卒此傳又其初年作使假之年容可量也或曰因其
同邑有桑姓者所行多不謹故特爲此傳語多含譏刺似其人今
遠不可詳矣
意者其然與

辯爲陳侯周臣

孔子不說於魯衛章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所主而後可
爲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之家而爲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
說能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爲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
若言孔子主在宋臣而爲臣於陳其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
邪若言孔子去宋時主於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於至
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爲陳侯周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邦
邪若言貞子爲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爲司城既主之而
桓魋爲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既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況敢
畱其國都而主於司城邪若周爲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
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耶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
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據以爲說他
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
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
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真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

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疏按史記孔子之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潛公又按潛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潛公是爲懷公之子潛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潛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又孔子世家潛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潛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貞子是爲潛公之臣矣

談參傳

談參傳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算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飢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舍皆畜豕謂豕涼

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汗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甌日以其分投之若某甌魚入某甌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織嗇憚費平生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畱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寔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睨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某請曰翁脫不諱卽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構爲獄官沒參之產某盡歸其藏云論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於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卵有餘胡爲哉矧參無遺算矣於身計憎如也巧耶拙耶千甌百甌歸一甌矣謂千甌百甌者巧耶謂一甌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行三參者三也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耳余聞其插蒔後

見鶴在田覓食恐踐蹋傷禾根謂僅驅之無以示懲也用細繩百丈卷置瓦瓶中繩頭繫鯀鱗之類鶴不知而吞之繩已投於腹不得斷旋飛旋下瓶垂垂匝地哀鳴莫脫自後羣鶴無敢翔集此境爲禾害者一日有持鉅冊裝潢絕勝索價甚廉卻之門客頗訝其未諳渠曰此冊來歷不明得之必貽累乃其弟私自賤獲藏訖後盜露波及費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昆蟲之屬余亦聞其一事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繅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攜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一二百文紡繅娘卽絡緯也覓之草間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納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丁南湖奉嘗爲語以嘲之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而盡人其得禍也殺身亡家而滅族倭亂時曉獻萬金城其邑城後邑令王叔臬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云

海山覆敗

余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略窺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第莊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

田畝三萬有餘財貨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廐馬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爲鄉里豪強輩羣起而分拉之若許莊若馬路莊約其屋之數俱四五百間高牆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卽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執者或稍畱十之二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莊者乃余家故物余目睹地方效尤屋材樹竹米穀椅卓鬪然瓜分而去余仲弟稍稍護持終又歸諸豪強矣揆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祇其世居傍江鹽盜出沒逮健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窟穴騰播人耳疑信無憑遽爲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裝誣之以致上官亦駭於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纏蔓結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爲幸於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瘐死獄中屍棺暴露行道酸辛視諸田宅特身外長物耳奚暇爭執耶

非不欲也勢不可也一旦有此大變或曰足以懲官豪然實有以
煽刁惡鈔沒之權細人得擅以肥家恐非清明世界所宜見也時
在嘉靖丙寅之春仲三月又見有刊成一冊云稔惡略者中載海
山題拂水巖亭春聯云無邊風月供嘲弄有主江山孰翦裁欲坐
以謀爲不軌其他虛實姑不暇論不軌之謀何容易以陷人耶海
山上耿兵憲詩有官如會母雖投杼家誦參乎豈殺人之句亦可
憐矣

今古敦誼僕

浙錢塘田學憲汝成撰阿寄傳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
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
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
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
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
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

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
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
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
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
焉一姬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
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
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
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殘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
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
力昌振磁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
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
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
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
孝可也又沈石田客坐新聞記義僕云范信者崑山龔泰云亨家

奴也秦家不造食指眾而日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雉
瀆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益貧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
信於途信見故主泣拜地下懇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
今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畱信夫婦願不惜蚤暮傭力報主
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而信俟農事稍閒即肩負小
販往來村落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奴耳為主轉賣其
身尤戀戀不忘其義也故書而表之以愧為人臣食君之祿不顧
禮義不能執義而反賣國者右阿寄范信二僕即求之古人中不
多見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此類是也豫讓以眾人事眾人
畜之語聞范信之事不有媿哉宋時沈做諧史云四明戴獻可者
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
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
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
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忠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
楊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馬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
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一日伯簡與我徒會飲呼
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掉首頓之地數日我事主人三十餘

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
蕩之靡有子遺邪我斷汝首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
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良久收
刃卻立日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日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
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日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
忠遂揮涕謝伯簡日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
心力役不二三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沈於海不忍見
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
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
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
忠之罪人乎

麋霜鹿霜法

煮煉鹿霜膠法新麋鹿角各一對截二寸汲長流水浸三日刷去
腥垢每斤用楮實子一兩桑白皮黃蠟各二兩無油淨鍋魚眼湯
不斷火慢煮勿令露角常添熱湯不可用水三晝夜取出削去黑
皮薄切曬乾碾末即成霜也右將煮角汁濾去滓慢火如法熬濃
傾磁盆內候冷凝切作片陰乾成膠煮麋角霜法新麋角一具寸
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
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煮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日許其角

爛似熟山芋搯得酥軟卽止未軟更煮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
暴乾爲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絲濾作膠片盃盛風中吹乾麋角
膠別入藥野客叢書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
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
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
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
爲體者以陽爲末未者角也
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二孝子傳

學院耿楚侗定向著二孝子傳姪輩赴試得以呈余者二孝子都
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句子也行句
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觀之則句
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句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
人訝詰之句子驚嘻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懽耳貴人嗟歎良久歸
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
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閒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
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

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獨贏於貲一日飲諸嫗呼孝
子侍嫗多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
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
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卽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
逡巡席閒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
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閒覆以瓦先閒歸俄
侍者報亡其卮眾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
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詰出
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
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
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訴也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瞋
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
人語以故且曰昨倉惶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
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

顧若何苦自誑負不趨名孝子始吐實泪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
 奉母氏權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
 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
 餘顧兩豚犬兒能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徧語之曰是子如
 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
 至今多禮讓入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權
 斯之謂孝乃勾子殆契是乎世之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
 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脈脈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詎恥辱親
 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墦何如矣究所止能以親顯否耶懷
 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穎封人奚加焉卒
 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余舊會閱吳郡侯向西樵野記中載
 人或各自一人附錄於此長洲之相城一勾兒每詣沈隱君孟淵
 所請句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
 馬對日將以供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購其所為句至野岸一舟
 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媪處其中句方出物治之陳食母前傾酒跪
 而奉之伺母扶杯乃起舞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母意殊安之也
 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母死句卒不見夫句者知曲意說

親若是而況世
 之不為句者乎

醉鄉律令

田汝成醉鄉律令一篇其引云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條列飲事三
 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第其敘述稍冗肯繁弗章讀之不能無
 遺悵焉予也陸沈邱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
 久溷於俗子而品詠未馨於高賢也取皇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
 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為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身濡首者有
 所禁而不淫齊聖温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
 崇飲千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懵者酒中之趣先得我
 心予誠有味於酒乎聊以韜精光澆磊落耳嘉靖三十年春三月
 逃禪子書於西湖社中 醉鄉律令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
 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
 宜秋 醉佳人宜微醺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宜揮
 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侑語無它 酒徒之

選十有三 款於辭而不佞者 愉於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
惜終懼者 撫物爲令而不涉重者 聞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愬者
借眾樂而惡外囂者 飛爵騰觚而德儀無愆者 坐端凝而神
爽逸者 盃酣沈而不傾潑者 酒所不歡之候十有四 主人
吝一也 賓輕主二也 會客不投三也 殺核雜陳而不序四
也 妓驕而樂澀五也 說家常六也 議朝除七也 迭談諧
八也 刻觴政九也 錄事不綱十也 興居紛紜十一也 附
耳囁語十二也 蔑章程而騁牛飲十三也 醒木訥而醉勞曹
十四也

補班史闕名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小志云文翁
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
班史之闕

泣鴿先生

常熟徐駿字叔大號積菴成化弘治時人少偶畜鴿父撻之遂篤
志於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
弘治中年與先君同以非舉邂逅於其邑之獄遂授先君書先君
至七十餘三體鼓吹二帙嘗對客倒誦每日皆先生之功也常熟
志止載其所著對類總龜而反遺泣鴿事故私著之

治竈瘰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瘰

竈瘰足跟
瘰瘡也

佛水巖雄殿

常熟嚴養齋公訥聖上賜以泥金綵繪斗聖祖師神像各一軸特
募建雄殿於拂水巖以致虔奉四方進香者以萬計殆所謂一國
之人皆若狂者乎余老朽亦從眾登巘書數語於壁相臣寵帝賚
寶殿煥嵯峨式廓茲山勝聿昭祝聖阿兩湖回雲漢環峰鎖煙蘿
天心本自眷福地豈緣多士女驚快觀神物慎擁呵同志二三子

探奇走委蛇臨風豁醉顏雙眼窺肩摩登斯聊自憩拍手發浩歌
浩歌非不樂還願吐辭波上以廣帝渥下以瘳相痾民力真無賴
脂膏竭既多無益害有益都俞曾及麼聽人不聽神古道當如何

同父遺德

宋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
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
臂追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
曰母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畱次張不得已從
之箕踞笑歌談諧縱譁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
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
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
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
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
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閒皆胡人子姑識
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
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
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
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
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畱
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
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
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
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
鈔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
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

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旣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祭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傅霍安國楊

邦父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栗劉靖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靖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

龍川大周公之言愚謂此言乃用世者所當書諸紳也

船神名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山林竊四和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或加松毬

棗核梨核皆妙墨娥小錄四葉餅子香與此相同荔枝殼松子殼梨皮甘蔗粗燈草大陰

大捻作餅子或揉如粗燈草大陰乾燒妙加降真屑檀末同碾尤佳

少游題龍眠圖誤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秦少游書晉賢圖後作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不知何謂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